

西風三週紀念得獎徵文集

供狀



A541 212 0012 1346B

供狀目錄

西風徵文集序.....

第一輯 我的懺悔

傷心母親的自白.....

愉音子 (二)

可恥的活着.....

玉旂 (一〇)

我出賣了良心.....

家松 (二〇)

我的自供狀.....

楊立義 (二八)

月下的懺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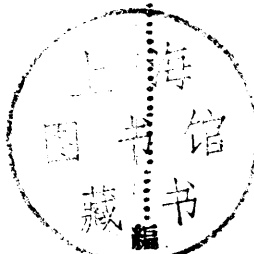
新吾 (三二)

無家的人.....

李一民 (三六)

責罰.....

黃若耶 (四二)



~~1626726~~

第二輯 私生子自述

被命運宰割着的人

浮雲（四八）

我是無罪的

陳宜生（五七）

我還是個人呢！

非璞（六五）

永遠被迫害的可憐兒

己己（七一）

大哥是誰？

西涯（七七）

第三輯 一個怪人

光頭兒

靜子（八六）

怪人魏凡

司徒英（九三）

權威教授

梁沅雲（一〇〇）

怪癖的女人

立赫（一〇八）

狀

供

第四輯 瘋人的故事

朋友的消息·····	蘋華(一一二)
哲學家的戀愛·····	周定一(一二一)
大人物之類·····	王一心(一三三)
明哥瘋了·····	美琳(一三九)
兩個瘋子·····	尙德樹(一四四)
誰的羅過·····	燕子(一四九)
我的父親·····	林飛(一五七)
天才的瘋子·····	戴滄洛(一六三)
平子先生·····	鏡仁(一六八)

第五輯 我所見之低能兒

黑兒的生活斷片 季鎮淮 (一七六)

家庭悲劇的主題 張攀格 (一八二)

一個廢物 沈頤光 (一八六)

兩個可憐蟲 陳基雲 (一八九)

第六輯 我的人生觀

病中的覺悟 蔭槐 (一九四)

為文明而努力 張心 (二〇二)

西風徵文集序

編者

在創辦西風月刊之初，我們對於西洋雜誌又體就抱有相當的熱望的。我們相信，在每個人的生活中，至少有一篇動人的好文章可以寫出來——如果他會寫而且願意寫的話。

西風發刊一年半的時候，我們覺得我國一部份人士對於甚麼叫做西洋雜誌文一點，應該已經有相當的認識了；因此，我們就大膽地發起了一種國內刊物中少見的徵文，所定的題目是：（一）瘋人的故事，（二）私生子自述，（三）我的家庭問題，（四）我所見之低能兒，（五）我的懺悔等。我們所以提出這些題目，是因為覺得這種材料比較獨身，比較實在，比較容易寫得動人。我們所定的簡單條件是「根據事實，隨意發揮。每篇字數不得超過三千。文筆不必怎樣美麗

，能夠實而不華，嫵媚動人已足。」

徵文啓事刊出以後，文章便從各地源源而來了。有些是從來沒有寫過文章的人所寫的，這使我們感覺極度的興奮；因為我們所做到的不僅是非文人要讀文章，而且是非文人要寫文章。

讀者對於所選刊的徵文，多數表示滿意與熱烈的歡迎，甚至有一部份讀者竟以爲「徵文當選」是西風最精采的部份。徵文的「喧賓奪主」，老實說，是有點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

西風已經進入它的第五週年了。我們把三來的徵文收集起來，竟有六十篇之多，於是就把它們分類編成兩本小冊子，算是獻給幾年來愛護西風的讀者的小紀念。第一本叫樊籠，包括「我的家庭問題」與「我的婚姻問題」；第二本叫供狀，包括「我的懺悔」，「私生子自述」，「一個怪人」，「瘋人的故事」

「我所見之低能兒」，和「我的人生觀」六題。這些作品我們不敢說有甚麼文學

上或藝術上的大價值的，可是它們表示着人類心靈深處的痛楚，呼號，嘆息，徬徨，懷疑，矛盾，悲哀。這裏有着跟你我一樣渺小的人，把他們心坎中的話語，血淚，毫無猶豫，毫不躊躇，也毫無慚慙地傾訴出來。

這是「樊籠」中的人類的「供狀」。

二十九年十二月二日

卅三年九月十五日

于西蜀重慶



第一輯 我的懺悔

傷心母親的自白

愉音子

每一個女子都有做妻子和做母親的慾望，這是與生俱來的。可是，當我最初悉到一個可愛的小生命開始在我的身上滋長的時候，我便非常惶恐而且哀慟地哭泣着了。

這眼淚流出的原因是慘得很的，爲了我還不是人家合法的妻子，所以我也不能配做母親。那傳統因襲下來的社會的法則，奪去我這天然的應有的權利了。

然而，這也許是我自己的過失吧！爲甚麼我這樣糊塗，事先想不到社會的法則和固執的人類假道德的成見是牢不可破的？爲甚麼我懵懂一時，把一切獻給愛人的快樂，而讓我未來的孩子要長蒙私生子之名，來受人間最殘酷的痛苦？我難道不曉得過着被人排斥與蔑視的孤立的日子是難堪的？我也受過相當教育，難

道沒有一點自尊心？

是的，我甚麼都顧慮過了。而一年青人犯罪，成年人應該負責的。『我讀了十九期西風的童婚中這一句，找着了安慰。不是我藉口把自己的過失推在長輩的身上，我也實在沒有埋怨過父親，雖然父親是唯一的推動力，迫得我來犯罪的。當我和我的愛人過往已經很密切的時候，父親開始頑強地阻止我，而他對我愛人的不滿是毫無理由的。『爸爸，你難道沒有戀愛過麼？』我說。『你愛誰我都不干涉，就不許愛他，』父親的語調非常固執，於是我說：『我誰都不愛，就只愛他。』這可把我的老爸爸說得冒火了。

從此，父親沒有用好的眼色看過我，對我說話更是難得。本來我的家是少有歡笑的，因為在刻毒而自私的繼母的統治下，誰都在飲泣吞聲地苟延歲月。尤其自這風波在父親和我之間掀起之後，我阿姐的憂鬱和繼母夠沾沾自喜，洋洋自得的神情，使我萬般煩惱。

「親愛的，你既然愛我，你跟我走啊。難道這樣的家還拋不了麼？」

「家，總有一天要離開的，」我說，「但是……」

「親愛的，你既然愛我，你跟我走啊，不要磨折我。」這種話不斷地在我的耳邊響着，而說這話的人是最依戀的人。雖則我還有一點猶豫，可是，這時父親已下斷言，永不准我愛人踏入我家門。我突然感到被侮辱的憤怒，於是，我的決心就堅固了。

我變得更好沉思，我也開始憧憬一個家，一個丈夫和一個孩子。可是，這幅虛幻歡樂的圖畫，終究消失在阿姊寂寞的容顏中。我也會靜悄悄於夜深人靜的當兒，披衣而起，在母親遺像前預訴衷情。事實上，木已成舟，我已經離開了家，離開了上海，在香港那地方和我愛人共同居住着了。

這是美夢之實踐吧！不，不，我是陷入了更深的苦楚。各方面的責難與譏嘲紛紛而來，犯罪的意識蛇似地咬着我的神經。我羞為人之不合法的妻子，我不敢

向任何人承認這個和我同居的人是我的丈夫，我的自尊心崩潰了，而且我害怕我有個孩子。

時光很快地過了一年，這時，我姊姊已找着我的住處，來信說：「妹子，你真沒想到你走後我的悲痛，既然事情已到不可挽救的地步，還願你懷着勇氣生活下去。試着做人的好妻子，別再那麼孩子氣了。將來你也將有個孩子，要學着做母親啊！」

我是被她非常地激動了。天知道我那裏配得做母親？自己已經蒙受恥辱而苟活着，如果我的孩子被人譏嘲說：「你的父親沒有正式成婚就把你生出來啦！」這是多麼不堪設想的事？我們這行爲錯誤的父母已經爲未來的孩子安排好了殘酷的命運；所以，我還希望沒有孩子的好，否則，我又將如何對自己的兒女懺悔，如何說明母親的罪過如何累了他啊！

然而，恐怖的尋往往是不可避免。我身體本來不很好，到此時更加消瘦下

去。終於，我病了，茶飯不進，吃甚麼，吐甚麼。

「這是懷孕的象徵啊！」我愛人說。我知道他說的對，經了醫生的證實，更加可信了。這未來的父親開始非常興奮，「這孩子要是像母親，該多麼美麗啊！」可是我對於這小家庭中應有的慶祝反而鬱然寡歡。

我的愛人到港後尙未找到相當職業。如今，看看未來的擔負要加重，便設法回到上海來。上海總是我們的老家，這裏朋友多，人頭熟，甚麼都活動點，自然，我是贊成他的意見的。

我們又到了上海了。這時，我的姊姊已和她的未婚夫結了婚到北平去了，所以唯一來看我的人，是一個曾經用母親的愛來愛我的姑母，和一個同情我的妹妹。

我的愛人究竟是個沒有財產的青年人，所以經了一年的失業已到赤貧的境況。我呢，生長在封建式的官家之內，一向在物質上的享受是有求必應的。所以，

我的姑母眼見我度着饑寒交迫的日子，心中十分不安。「一個宮主似的姑娘啊，貧苦到這樣子！」她極力勸我回家去，說我們又未正式成婚，根本無幸福可言。「啊，小音子哪！現在醒悟還不晚哩！你還是這樣年輕。」

「不，姑媽，晚了，乞食走荒原都不回家啊！」

我病得更加厲害，直至姑母發現了我在咯血，才惶恐緊張起來，立刻送我進醫院去。當他聽着醫生斷定了我是有着兩個月的身孕時，她突然墮入沉思中了。

第二天，她又匆匆跑來看我，這麼廣闊的世間，似乎祇有她知道我的存在，知道我的困苦。（我的父親這時祇當我死了，甚至連我妹妹來看我都被他嚴厲禁止着。）可是她的臉色是如何的黯淡無光啊，那麼看着我，我幾乎有點不認識她了。終於，她說，「音子哪！這是我的意見，也是我最後的勸告了，把孩子打掉吧！多一個孩子是累，也是不名譽的。」

我茫然若失，雙眼望着青天。自己幾曾不驚恐自失過。默想着這無辜的小生

命行將入世難受？可是要爲自己的名譽與前途計而打掉胎兒，顯然是太殘酷一點，將來要以無盡的歲月來哀悼殺了自己孩子的悲痛，恐非我能勝任。爲甚麼她們那些做過母親的人，不想到母親之苦衷？

對着鏡子，我有着無底的夢寐。眼中燒費期望之火花，我知道我還年輕，但憂患在漸漸地埋葬了我的青春。我對於生命覺得厭倦了。夜深時，竚立在寂寂的窗前，生和死似乎都在這一刻；我是較願意和胎兒回歸於盡而拋却這孩子的父親，然而，另一方面做母親的慾望油然而生，爲甚麼我不以全部的愛來愛我的孩子，這也許是我應該做的事情吧。

我是個無決斷的人，我是矛盾的，猶豫的，軟弱的；然而在這許多心理糾紛之下，我好像是覺悟了。我想對一般讀我這篇文章的姊妹們說，如果你相信母愛是世間最偉大的愛，那麼，推而言之，你該相信，將來，你將愛你的孩子要勝過你的丈夫。誠是這樣，你何不選擇一個合於做你孩子的好父親的人來做你的丈

夫和機緣的時期，這時代對這一切浮世的彩虹，都不合法。婚姻，終止水滸的纏綿。一個在恐懼與哀傷之中，掙扎着的女子，往往不是健全的母親，這孩子，你孩子尚幸，蕭瑟毀壞了。算你做了你愛人的忠實的伴侶，一個敢於殉難者。而你的孩子，將着甚麼？憑甚麼他要作那沒有理智而有感情的父母之犧牲品呢？

安斯雖難，我和我愛人之間感情依舊，只是爲着這孩子的行將降臨，我會失悔過我們尚結合。而且親友之間，對我們是蔑視的。這世間祇有我們兩人自認我們甚夫婦。此外，誰也不承認，那麼，我們孩子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們是孤立的，被人所排斥，摒棄的；雖然，我習慣了這種冷酷無情的待遇，但此後再叫一個無辜的新鮮純潔的靈魂站在我們的界線上和那吃人的人類相抗，是如何悲慘的一幕！如果，我將來對一初入世的男孩說：「孩子啊！母親的心苦如蓮子。」孩子長大後會不會諒解爲母之憂勞而原諒了這年輕時代的錯誤，愛她像其他孩子愛他們的母親一樣呢？

大可可恥的活著

玉旂

「請你不要這樣老問着我，我的心中真苦極了。我沒有辦法來洗刷我生命上的污點，我沒有辦法來懺悔我自己，我真不相信我竟會做出這樣的事來。」我慢慢的往前走，把身體自暴自棄的拋在床上，像小孩子發惱時把他手中可愛的泥馬往水盆中一丟一樣。輿道熱淚不自禁的掛了下來。我極力想避開坐在對面椅子上老張的視線，但他却像是故意與我爲難，竟也轉過床邊坐下了，把我的頭從被中拋尋出來，硬要我說那件事。他看到我眼淚汪汪的很表示同情，并允盡他的能力盡幫助我。

「我會很感謝你的，」我從床上坐了起來，看看他，「關於那件事——我與英的事——並不是我不願說，相反的，我天天想找一個人向他訴說一下，你真不

曉得我是如何的苦悶呢！……你這話是不错的，不過，我却不得不顧慮一下。請你想一想吧！人家聽了我的話不會譏笑我嗎？不會看輕我嗎？不會責難我嗎？如果你想到中國人是如何的愛「面子」的時候。你心中也不免有些遲疑吧！一個人怎好丟了假仁假義的空面子呢？」

太陽很辛苦的從雲裏鑽了出來，露出一個勝利的笑臉，它以為從此可以不受烏雲的矇蔽，爽爽快快的看看世界了，但不久左邊的一片烏雲忽然又很快的向它衝去，終於又把它遮掉了。老張呆呆的看着地板上忽明忽暗的樹影，轉過頭來看我，又仍舊注視到樹影上去。

「老張！」我艱難的噴出了兩個字，很想啓口來講一講我這可恥的事，但我的虛偽的心却屢次在阻止我。我伸手到褲袋裏掏出一塊手帕，揩去了留在眼角的兩顆淚珠。

「是的，我絕對的相信你將會替我保守秘密的，並且我也相信你會幫助我的

裏做出這樣不可告人的事呢？

「我到了她家，姐姐真是高興極了，蒼白的臉上笑得發着緋紅；呼吸很急促，一壁接連的咳嗽，一壁用手做着姿勢招呼我坐下，她自己也慢慢的搬了椅子坐在我的旁邊，問長問短的。一個失了父母的人忽然得到這種骨肉間的愛，我想起了爸爸；我想起了媽媽，我不禁掉下淚來了。」

「這時英來了。她，天哪！叫我如何說下去呢？……我的外甥女，跟我同年，如果不死掉，不也是二十四歲了嗎？」我哽咽着、熱淚無論如何都壓制不住了。」

「英從田野裏折了許多鮮花快活的跳着回家。我的突覺來到使她很驚奇：

「一樟發！怎麼你回來了？我跟媽媽天天在記掛着你呢！」

「我們從小在一塊兒玩慣的，離別幾年雖然她也長大了，但這點天真尚沒消失，使她越發美麗了。」

「英！我們好了，有樟發舅會來幫助我們了。」又是很急促的咳了一陣。
「我就在姐家住下來，幫助她料理一些家務，本來我很想繼續的升學，但生活太舒服了，我有些「樂不思蜀」，因此就輟了學。姐姐也快活許多了。」

「一個青年看到一個美麗的異性，只要有機可乘，就會像磁鐵一樣吸在一塊兒的。」我像貓一樣唔唔的輕唸着這句話。「老張！就告訴你吧。不久我和英戀愛了。」眼前似乎一亮，我宣布了這件蘊蓄在胸中的事，就像除了眼中一顆飛砂一樣的感到爽快。

「是的，你這責難同許多人所給我的一樣，是不很錯的；我意志不堅強，我不應該戀愛。但，老張！請你原諒我，我們真的能夠不戀愛嗎？我們都年青；我們都有戀愛的權利；我們都美麗活潑；爲甚麼我可以愛其他的許多人而獨不能愛英呢？英可以嫁給人家而獨不能嫁給我嗎？」

「你提出「倫理」兩個字，我們也明明曉得「倫理」是不會准許我們互相戀

愛的。但把枯柴丟進了烈火，那有不燃起來的道理呢？我們不顧一切的熱戀着，先幾天當我擁抱着英的時候，有一種莫測其妙的心情苦惱着我。我也常常咒罵我自己：野獸！這是你的野獸人？但後來擁抱的次數多了，我們根本就不管這些。姐姐因為我到了後一切專權都用不着她操心，也變得安靜了，天天坐在藤椅裏，并不注意我們的事。我們尤其放肆了，終於發生了性的關係。英常常在夜裏偷偷的到我房中來。

「不幸的事已隨同歡戀而來了，我們熱戀着，我們不自覺的往悲慘的途中走。三月後，英懷孕了。當她愁眉告訴我這件事的時候，真把我急得沒法。

「「樟發！怎麼辦呢？你得趕緊想法子呀！你看……」她用手指着隆起的腹部，眼中飽含着淚水。

「我有甚麼辦法呢？我也曾想到墮胎，英似乎怕。不，就算不怕吧！又去找誰來幫助我們幹這事呢？你能擔保墮胎的討厭的老婆子不會將我們的事傳出去

囉

「我們就這樣因循下去，英的憂愁與日俱增，原是很活潑的，現在也變得悶悶不樂起來了。我熱烈的擁抱仍引不起她的興奮，眼皮很沈重的掛下去。

了，問她要不要請醫生來看？要不要吃點甚麼？都被她堅決拒絕了。

尤其怕見醫生。

「無知的孩子是不曉得我們的苦痛他，他漸漸的長大了，姐姐終於也覺到這事。她罵英，她罵我，她痛哭着很氣憤的說我們不該這樣糊塗，鬧出這樣的事來……我真是羞得沒地容身，我不曉得如人回答她，我只有哭，痛哭；英哭得

更厲害。她要我暫時回家去。我有甚麼可說呢？我還有臉留在那裏見姐姐嗎？

「我就離開了。你以為我回家去嗎？不，不，我為甚麼要回家去呢？難道家

中就可以比姐家好嗎？我開始流浪了，我開始過着各種形式的生活，我會做過乞丐；做過小偷；我恨那些花天酒地的有錢人，為甚麼他們可以這樣作樂而我獨要

餓肚子呢？所以我又做土匪，用性命去換快樂。死！死嗎？哈！哈！」我不覺笑了。「對於生我有甚麼可留戀的呢？」老張覺得我已完全變了樣了。

「我也曾參加過戰爭。後來我受傷了。」我解開了衣服露出傷疤來，「在這裏被刺了一刀，血流得很多，我完全失了知覺，人家把我抬到醫院中去。」我頓了一頓，「也太巧了，我們初中的同學王克強——是的，就是他——恰在裏邊做護士，承他殷勤的照顧我，住了兩個月。我傷愈了。」老張長長的吸了一口氣，他對於我的傷愈表示很高興。

「我本想仍回到隊伍中去。一天下午我的哥哥忽然來了，他特地趕到南昌來我那時在南昌。我想這一定是王克強寫信告訴他的——要我回家去，他怪我不該不跟他說一聲就跑了出來許久不回家。他并用許多話來勸我：他說父母死後一切都交付給他，他不能讓年輕的弟弟在外邊受苦，他沒臉見爸爸媽媽，他哭了，要我一定跟他回家。」

「家，令人神往的家！」我閉上了眼睛，像小學生回憶先生所講的故事一樣，重複唸了幾遍。「結果我並沒有回家，那時恰巧教育部舉行統一招生，我要求哥哥許我繼續求學。他答應了，回家寄文憑給我，我就去參加考試，竟錄取了。我就跑到昆明來。」

「老張！我做夢也想不到會在離家數千里的昆明碰到你的；更想不到你竟會帶了英死的消息給我。你不是說她是自殺的嗎？哦！她吃下了很多的鴉片……她死得很苦……她叫我的名字……樟發……」我跟着他一句句的唸，我又哭了。這兩年來我很少掉眼淚，我以為不值得哭，即使哭了也沒人可憐我。沒錢用時我直接痛快的搶；有不平時我馬上伸出拳頭打；甚至用刀殺。我恨那些愛哭的人，但我現在竟也哭了。

老張安慰我，像慈母安慰她受了委曲的兒子一樣，他勸我不必再為這事傷

心

「謝謝你！我不曉得該如何來感謝你，你爲我而傷心，我實在不安，我的罪惡太大了：我害死了英，我害得姐姐受苦，我雖是碎屍萬段尚有餘辜。我并不是怕死，假如死可洗刷我的罪過，我早就死了。真的，對於生我有甚麼留戀的呢？我現在仍舊活着，可恥的活着。我想多看一點世界，我要多一點知識，我想爲下一代的青年做一點事。至少我要使他們不像我們一樣吃苦。」

太陽又從雲中慢慢的露出臉來，地板上的樹影却移到牆上去了，恰巧落在裝在鏡裏的英的遺像上。我與老張都不約而同地向她注視着。

我出賣了良心

家松

我先得聲明，我現在已經不幹一個喪天良的勞什子事情了！爲了一時的糊塗，不知道甚麼東西迷住了我的心竅，我竟然走上了這條危險的路，僅僅是做了三個月，我得到四百五十元的酬報——造孽錢，是的，一個月一百五十元，多麼動聽的誘惑的數字，我就是在這樣的代價下，將我的良心出賣了。話說起來可長得很，得從頭說起才行，也許是爲了彩珠那個女人吧！唉！這是多麼羞人的事，現在想想我還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俗話說，「老來俏，家不和，」我就是這樣一個糊塗傢伙。我今年四十九歲，是將近七十的人了，我有三個兒子，二個已經娶了媳婦成了家，孫子也有四歲啦！女兒許了人家，外孫也有二個了。說到福氣我是夠福氣了，可是天下事就是那麼一套。唉！「人心知足，狗不吃葷。」這句話

可應驗了。福是福，氣是氣。在福家我卻還沾上一身氣，我真是一個不知自愛的混蛋。

這彩珠那個女人是我家客房之一，住在二層樓的亭子間裏，她大概有三十七八的年紀吧。圓潤的臉，闊闊的，說不上是櫻桃小口。額頭上已有幾條隱隱的綫紋。在她身上，可以說，簡直找不出一絲美麗來，一天到晚搽粉抹脂的，真是所謂「越老越俏」。可是這人的還是那雙半大半小的腳。走起路來，扭扭捏捏的，浪態，我真要給她氣死了。哦！我忘記了說，她還是一箇中年死了丈夫的寡婦呢！

我和她天天見面，時常說東說西開開玩笑；日子一久，也就放縱隨便了，甚麼話都說得出口，我就這樣糊裏糊塗的和她混上手，老實說，我是給她那雙風騷動人的金蓮迷住了。

從此我走上了邪路，往後的日子當然難過！老太婆成天到晚的吵鬧不清，說我沒有良心，年紀這樣大了還要裝，亂妍頭亂在一屋子裏，叫她怎樣做人，於

幾乎拍胸敲桌呼天搶地大哭起來，後來房客和鄰居見了我，總是一付冷冰冰的臉孔，頑皮的孩子有時候會給你做一個鬼臉。連兒子們也都攻擊我了，家庭中鬧得天翻地覆沒有一天安逸日子好過。我變成一個完全孤獨的人了。討厭不要臉的老頭子，這些冷語在背後時常有得聽見，我幾乎成了大家心目中的眼中釘了。半夜裏睡夢朦朧地我時常會無緣無故的突然哭泣起來，我心裏酸酸地覺得十分傷心，五十歲的人這樣被人看不起，我以後還要做人嗎？可是回過頭來，我平心靜氣的想一想，這樣大的年紀還做這種荒唐事，那怪不得別人要說閒話呀！我又悔又恨。可是事情已經做了，懊喪也來不及了，我又有甚麼法子好想呢！

這樣的糊糊塗塗過日子，因為日常支出大，經濟也一天天的困迫起來。我從前刻苦成家，克勤克儉，本來是有一點積蓄的，另外在一個大公司裏做一點小事，情願是靠了親戚的來頭，一個月也有近百元的收入。兒子們都賺錢了，大家貼補一點，維持一個家庭的生活具綽綽有餘裕的。唉！就是爲了搭上彩珠這女人

，我才叫苦了。我不收她的房金，還得替她開火食。她說過若是我中途丟了手，她要上法院去告我。我這樣大的年紀，這打擊受得住嗎？我家裏也就是爲了顧忌這些，才沒有鬧出更大的笑話來。

這種痛苦的生活，不過過了一年，華北戰事突然爆發了，接着上海也開火了。我的家是在開北首當其衝的地方，風聲一緊，我匆匆忙忙領了一家人逃進租界。我們變成難民了。慌亂中我祇帶出來一點細軟衣服和輕便的東西，那個時候人心惶惶的，房子不用說，當然是找不到，東衝西撞地連旅館也大半客滿了。好不容易在××旅館開了一個長房間，一家人就這樣擠擠軋軋的，才算安頓下來。一個月過去了，我算一算用掉的錢，那才嚇人，竟差了差不多近四百塊錢。這樣下去還了得，坐吃要山空的呀！於是我竭力托朋友設法，總算找到了一間統廂房，房價一個月四十元，還是老朋友的面子，才有這樣便宜的房子。家庭的生活完全變樣了。公司裏營業不好，薪水打了折扣，經理說：『這譬如拿生活維持費罷了！』

柴米開門七件事樣樣都貴了，大家苦吃苦做的算是勉強把日子混過去。

那「彩珠」我幾乎把她也忘記了。逃出來的時候，我沒有看見她。哦，我想起來了。開水的早晨她就避到親戚家裏去的，過後也就沒有聽到她的消息。

可是有一天噩運開始了，她突然找到我公司裏來要我想辦法，那時候我真急死了，幸虧沒有一個人知道這回事。我給了她十塊錢，答應替她想辦法，才把她打發走了。以後的情形自然更壞，她成天的跟住我纏綿不休，我總是說慢慢的。我寒寒另外借小房子這些話來敷衍她。可是我一月祇有那一些些微薄，進益，我有維持兩個家庭的能力嗎？我爲了這件事情焦透了心，急得什麼似的，想來想去總沒有一個妥當的辦法。

可是機會來了，也許這就是走上這條危險的路的原因吧！我的一個嫡親的妹妹（我那妹妹早已死了），從前一直是做律師業務的，也曾在財部任過要職，和我一樣也因為「老來惜」弄上了三個女人，經濟不獨支出，於是不知怎樣一來，

給他弄到了一個甚麼局局長的職位。幾句話說，他開場做萬人矚目的出賣良心者了！湊巧有一天我到他家去拜望他。談話中，我說起了我的苦况，希望有什麼機會讓我試一試，他存心想提拔我一把。於是就叫我在這個機關裏做事，薪水大概有一百五十元一月。唉！我本來是個腦子很清楚的人，我怎麼可以去做這種出賣良心的事呢？但那是使我完全給彩珠那女人鬧昏了！真所謂「色迷心竅」。唉！「人急跳牆」，從此我就跳到了這個萬惡的陷人阱裏去了。

我和彩珠另外租了小房子，我有兩個家庭了。今天宿在家裏，明天就上彩珠那兒去，樂是夠樂了，可是「樂極必生悲」。老太婆知道了這件事，當然更加吵鬧不休。兒子們有點憤憤然，都不嚴厲的責備我，說我不應該爲了一個女人，而喪失了自己的人格，要求我立刻辭掉那件事，否則他們要不認我是父親，表示必要時將脫離家庭。唉！我心裏當然也很明白，知道這件事幹不得，可是我已經陷入了泥潭，不能就這樣解決了呀！

在這個陷入阱裏做事，簡直是奴隸生活，傾軋，險詐，諂媚，猜忌，怨懼這許多怪現象，會把你的腦子弄得昏昏然。下屬的努力拍上司的馬屁，上屬的再努力拍更上司的馬屁，成天看到的就是這些千奇百怪的變化。

在這樣惴惴不安的險惡的環境中過日子，真像一隻船在海洋中遇到了狂風暴雨拚命掙扎一樣，理智與良心的懺悔，天天噬住我的情感。我總想找一個機會快一點自拔，免得永遠這墮落沉淪下去，而弄到不可救藥的地步；我熱烈地期待着一個解放的日子的到來。

有一天，突然驚人的消息傳來了，像雷一樣的重重的打擊了我們這些出賣良心的心的人。局長清晨出門的時候，在途中被擊斃了。死得是那麼悽慘，一共被打中十三槍，全身都是彈子的窟窿，連頭腦子也給打穿了。唉！這就是出賣良心的下場！同樣的這消息也擊穿了我的心，把我的生命從死路上拉回來了。雖然那個位子暫時是不會有動搖的，可是第二天我就不到局子裏辦事了。

僅僅是做了三個月，我得到了四百五十元的酬報——真是造孽錢。而得到的結果呢，我的家庭分裂了，名譽毀壞了，兒子們離開我了。是的，一個月一百五十元，多麼動聽的誘惑的數字。就是在這樣的代價下，將我的良心出賣了。可是這些日子來，我是多麼痛苦，多麼自疚。唉，甚麼都完了，衆叛親離這日子好過嗎？我悔恨，我發誓，我並不是一個生來想做走狗的壞坯子，我不過爲了一時的糊塗，才走上了這條路。我有決心，我要用行动來洗刷我的恥辱。哈哈……我再得聲明一句，我現在已經不幹這個喪天良的勞什子事情！至於彩珠那個女人呢！哼！她算得甚麼呢！她有她自己的生路，而我已經跳出這個萬惡的陷人阱了，我得救了，滾你的吧！我決心地把她一脚踢開了。

我的自供狀

蕭立誠

有一天上海某著名眼科專家對我說這樣一句話：「我們所缺少的最真誠的懺悔。」我聽了之後就反覆思索這句話的含意：是的，若是世界上多一些真誠的懺悔，世界就上了軌正，更清醒（sane）更幸福了。

我沒有權柄為人家或使人家懺悔，祇能談到我本身吧。講到懺悔，其起因總不出於對人生的「永久價值」或「最後價值」起了疑問，或對於現行生活有不滿意的地方。我在六年前有了一個大改變（大懺悔），開始一個新的生命，對生命有了一個新的估計。但是六年來因着這生命的長發，不時有新的地方覺得應當懺悔的；反過來，這正是我沒有新的懺悔，那生命就不在長發。

不斷的改變，不斷的懺悔，使現在的我離開以前的我更遠了，而對於將來的

我則更近。近來世界的動搖及變遷，社會的畸形發展以及一切不義不平的狀態，和人類及文化的危機，使我有更大的認識和責任心。而懺悔隨着也更大更深了。

我從前有很大的脾氣，可是脾氣的來源是在於我不肯承認自己的錯或隱秘，發脾氣無非是沒有勇氣承認罪過的掩飾罷了，當我臉紅耳赤的時候，正是我膽怯的時候。因這一點我就想到還有一方面的膽怯，就是看見人家受了冤屈或欺侮而我却不肯據理爲這人鳴不平。我有時候想到上海各處馬路上搶劫案之多，我以爲是路人不肯見義勇爲，拔刀相助的緣故；膽怯，自私，爲了本身的利害。講到自私，我就想到我在道德上的欠缺。

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在進餐時總揀美好東西往自己嘴裏送，弟弟妹妹們稍微多吃了一些（尤其是我所喜歡的），那就不行了。這一種自私不斷的在生長擴大，結果在公共肉場所要挑好的位子，乘電車及公共汽車喜歡站在門口頭，上下要提足先登，種種顯都是個人自私的具體表現。

還有一方面，在絕對清潔標準下的我是失敗了——專收能引起懷念的照片和圖畫，却往往以愛美為藉口。甚至表面上對婦女的客氣有禮貌也有副作用在裏頭，假冒為善的有禮節的君子！

絕對愛人嗎？我不能，我也不肯。自私的人不能愛人。我往往跟人談話辯論，要說得人家無容身之地，片甲不留，才算痛快。破壞性的批評，破壞性的幽默和破壞性的開玩笑，都不是愛的表示。在教室中時，我當教員的，往往喜歡對程度差一些的學生多說幾句丟他臉的話，說起來是教師的熱忱和尊嚴，但是那學生脆弱的心靈上不知道受了多大的挫折。

同時，絕對的誠實，那不能，因為我的整个人生就是一個大騙局。在教室裏是一人，在教室外是另一人，在家裏又是一人，在社交場中又是一人。朋友看我是一人，親戚看我又是一人，學生看見更是又一人。我以為一個人在各種環境自覺地或用盡心智或動作去掩飾時，他就是一個騙局。

近日來我更覺得該懺悔的是我不夠努力。古語說：「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我以為其影響不止於將來，而在於現在。現在的人生就因為不努力而覺得空虛。個人的訓練，早起，運動，思想的運用，不迷戀於幻像，埋頭苦幹，不浪費時日，情感的抑止及適可的奔放，錢的使用——這一切的訓練，青年所有的訓練，心靈上，道德上，精神上，身體上，智識上，思想上，一切的訓練都因為對生命及世界的需要沒有深切的了解而鬆怠下來，甚至一些兒也沒有。對於這一切我可要深深的懺悔。我記得一個老年人寫過一段東西，題目是「假使我再是廿一歲」，裏邊就是他覺得廿一歲的青年該做些甚麼，使到他那樣老年時不會懊悔以前的不會做和不肯做的事情。

現在的世界正在十字路口，我這一個青年在這危機四伏的時候有甚麼使命沒有？對將來過去衰敗的世界將怎麼辦呢？我去創造新社會呢，還是隨波逐流，同歸於盡呢？我的懺悔，對於我一切缺少效率的生活該作一個最大的懺悔了罷！

月下的懺悔

蕭 香

是初春，我在草地上閒走着。月光浸遍了大地。我的心境慢慢地甯靜下去，摒除了一切不必要的思慮。靜靜地倚在樹上，眼睛望着半圓的月。我想從月光中看出一些溫暖和真理。

許久，月亮漸漸移近來。啊！我聽起來：「那是母親啊！」兩年不見了。你的臉上增加了許多皺紋。我想抱住你。吻你。當我兩手合攏來時，沒有你。只有滿懷的清光，又照寒了我剛有一些暖意的心。

我慢慢地垂下頭，足邊也是像水一樣的月光。它照遍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母親的慈愛遠涉重洋飛進我的心，它使我感動，感到世界上有純潔的愛的存在，我會淚灑悔了。

狀

供

我沒有哥哥，我是母親的長子。母親廿年來含辛茹苦，希望在我的身上得到報酬。她東拼西湊的嫁出了姊姊；送我進學校。爲了我進中學，她把家搬進城，她不願有一刻離開我，她要看着我漸漸地長大做出 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

那時我是終日快樂着的，愛讀書的時候我就讀書，寂寞了就叫朋友去玩。衣食等雜事都有母親替我弄好，我自己的事不要費我一分心力，家裏的事我更是連想也沒有想到。母親把一切都做得很妥貼，每天晚 我讀完書回來，在燈下舒舒服服的吃晚飯，母親總是比我先吃完。可是她并不走開，她往往含着微笑靜坐着陪我一直吃完。

夜裏我一人坐在燈下看書時，她常常輕輕地走進來，問我要不要吃茶？身上冷不冷？我總是說：「不，不要。」我不忍再勞動年已半老的母親。我抬起頭看看她的臉，她總是含着微笑。我知道她心裏含着辛酸。她的微笑是做給我看的，她可以說是爲我而生存着的。

從慈愛溫和的空氣中我漸漸長大起來，我並沒有自暴自棄。在學校我用功，我也愛運動，在家裏我舒服地享受着。我不曉得除了讀書、運動、吃飯，母親以外，這世界上還有別的東西存在。

平凡得很的十幾年悄悄地逝去。我剛讀完初中，緊接着砲火響起來，母親日夜憂慮着我的安全。她含着淚對我說：「孩子，砲火不眨眼。母親不能離開家，家是我們的生命。你還年青，你得離開這危險的地方，你不能隨隨便便的任人躡躑，你有你的前途，母親要你的事業來安慰，不要顧到我，想想你的責任罷！孩子！任你飄泊到天涯！」無可奈何，我離開她。第一次一個人踏上船，糊裏糊塗的我到了上海。

我像一隻鳥破籠飛出；也像一條魚游出了網。我的生活是自由了；但我的前途却被自由的生活阻遏住了。

我不讀書，也不做事。每過十天半月，寫封信去要些錢。我永遠沒想到有多

少錢可供我浪費，也沒想到我用去的錢是怎樣來的。母親的來信總是鼓勵我，安慰我，從未提起少用錢的話。她甯可自己節衣縮食，不使在外面的兒子在人前失去體面。她不願使我知道家裏的境況，也就是不願我擔憂。她要我保持快樂和平的胸襟，去做一個健全的人。慢慢地，在社會裏成長起來。我沒有看透她的苦衷，我以為我是應該這樣的。

我太忙了，我找娛樂，要應酬，天天我週旋在人堆裏，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第一次我看出：大多數的人和人之間，聯繫着的并不是情感，是個人的需要，自己的滿足。用不着你的時候可把你輕輕拋開。也是第一次感到：人世間原來有寂寞憂鬱等字眼存在。從前我整天閒着，並沒感到一些孤獨，如今我一天到晚忙着，偶一靜下來，却會想到有深切的孤寂與淒涼。於是我竭力不使我有一些空閒。天天做些沒緊要的事。有事不會想家，只有在夜靜更深的時候，一個人斜倚在牀上，悠然神往地想想母親跟往事。

從溫暖的家庭進入到冷酷的社會。一些些處世經驗抵抗不住狂風暴雨般的襲擊。我漸漸忘記自己，忘記母親跟我說的話。我患有淺視，只看得到眼前，沒想到將來。我漸漸墮落了。

今晚，普照的月光把我提醒，它更帶給我母親幾千里以外的愛，我的心又溫了，我從心底發出至情的懺悔。我對不起你，母親！我辜負你一片希望的心了。我忘記你叫我出來是爲甚麼。你的本意是要不使我受人蹂躪，然而我却自己把自己踐踏了。兒子沒有資格再給你安慰，只能遙遙地把我的懺悔獻給你。我沒有臉再見你，雖然我知道你會恕我的。我只能改變我整個的生活，雖然不能夠安慰你，我也不能再拖累你。我希望我能自己活下去。從明天起，我要好好讀書了，幾年後，或許我還能安慰你再度受創的心。明天，我要寫一封信給你，整個地報告我的劣跡，聽候你的責罰。

月光漸漸西移了，日子一天一天過去。從現在起，我們又接近了，母親。

供

狀

無家的人

李一民

假使不是由鏡子內看到逐漸增加的白髮，我幾乎忘記了自己的年紀。搔着頭皮計算一下，我的流浪生活已將近二十年了。想到流浪的開始，和其中的經過，我真不知是應該痛恨，懊悔，或是慚愧。在這二十年中，一家一這個字對於我簡直好像神話中的王子和公主，當我出入於許多朋友們家的時候，固然見着有整不和睦的，常有種種瑣細的糾紛，而私心幸自己的自由，然而叫我怎能不羨慕那些美滿融洽的家呢？雖然一杯溫茶一碗熱飯的小事，在一個孤零的人看來，實在是一個不可及的奢望，其實我也未始不是一個有着很好的家庭的人，但因自己的倔強，偏執和種種的過錯，却輕輕的把一個家給斷送了。

父親是勳績的一個大官，家裏自然少不了豐衣足食，呼奴喚婢，但壞處也許

就在這一點。父親除母親之外，另有一個姨太太，出身娼門，其知識和經歷不盡可知。我是獨生的男孩子，雖然有姊妹二人，但她們是沒有地位可言的。母親對姊妹管教得異常嚴厲，對於却寵愛而竟有些放縱，再加姨母因自己未育兒女，爲着討好父親，也故意做出一番假殷勤，所以我可說是在一種恃寵而驕，無所顧忌的環境下長大的。我才十四歲，在妓院中便已是一個很體面的闊客，當時該地的妓院中人，很少不知道「李少」的大名的。最可笑的是一般人尤其是姨母甚至稱我有了不起的大才幹，母親也就這樣半信半疑，糊裏糊塗的隨我將銀圓寶向外邊送。正好那時候盛行着捐官，父親因不把讀書仕進看得十分重要，所以也不大加阻止，其實按他自己的行爲說，也不能在我面前搬出他的先訓古禮，何況又有那一位出自「名」門的姨母在旁相圓呢。

我到了十九歲那年，舉行婚禮。妻是一個鄉紳家的小姐，人老實到極點；初結婚後，二人的感情，到也維繫得很好，我雖然因自己的舊性，時時出入娼家，

但因妻婉言規勸後，也不得不稍加收斂。後來接連有了一男一女，她因爲分心於兒女，致無暇顧及到我的行動，反是岳母担心她女兒的前途，頗有煩言，并兼有指摘姨母之處。姨母聞知後，自然懷恨在心，爲洩憤計，極力慫恿我婆婆，當時我因爲懂得所謂「洋務」，已任事於洋行，自以爲有了不起的大手面，也覺得理當如此。妻雖心有不甘，但因着於威勢，也無話可說，而且甚重代我籌劃一切。所娶之妾自然與姨母出自一門，但是也並不十分刁滑，因妻爲人老實，兩人竟相安無事。姨母見破壞之計未售，轉而與妾親近，乘我因行務離家時，竟命妾捲逃（此事我於出走後據人言方知），並四面揚言是妻所逼走的。當時我信以爲實，從此對妻懷恨異常。此後父母相繼去世，姨母也私自出走，家境日衰，此時妻見情勢危急，遂常常規勸我。我不惟不聽，更覺厭惡，在一個債務糾纏不清的除夕，我就此悄然的跑出來，并且發誓永不回去；於是就開始度我流浪的生活。那種孤零之苦，固然一點一滴的打碎了我的心，摧萎了我的志氣；然而妻在那裏，爲

着不忍破壞我的名譽，含辛茹苦的爲我料理債務，撫育兒女，其苦屬十倍於我。幾次我覺悟了，決定重回家去，向他懺悔，並負担起我的責任，但是，總因一時的偏強，終究沒有這樣。

快二十年了，真是一個悠久的時間，看見了自己的白髮，倔強的個性已消失盡，當一個生疏的朋友，猛然向我問到「貴公子幾位？」的時候，心事真是無限的酸澀，只好勉強答應「只有一男一女」。其實我六孩子早已不承認我是他們的爸爸了。尤其是男孩子，爲着少了一個供給教育費用的父親，從中學起就靠勤苦的工作來供給自己的教育，靠努力的讀書來增高他自己的地位。現在他已邁了一個國內第一流的大學，仍舊是勤苦努力，並且我還間接聽人說：他因母親受虐待自己，教育多阻礙，對我深切的懷恨着，假使我再存回家的念頭時，必得不到他的寬恕。

我已不是年輕的人了，回憶到過去，顫畏和悔恨沒有一秒鐘放過了我，但返並

不是因爲那漂流生活中孤單的痛苦，和將來有死於溝壑的危險；我只悔恨自己所造下的罪孽：有了妻子而不負丈夫的責任，有了子女而不盡父親的義務。我要怪放縱我的父母，我慙怪陷我失足的姨母，但我又怎能輕於寬恕我這無罪可赦的自已呢？

責 罰

責若耶

一個人對於他自己過去的生活記錄有着直覺的感悟時，這算是幸福罷？不，在他方面來說，這簡直就是一種最嚴酷的責罰！

所謂對生活的感悟者，即釋氏所謂懺悔。我們不能否認，世人無論智愚賢不肖，誰都會有一顆懺悔的心；所不同的，不過有懺悔程度深淺，和簡單與繁複之分而已。一個兇狠的匪賊，會忽然洗心革面的不幹，一個有着高遠沉潛思慮的哲人，會痛恨他過去和現在的不忠實；前者還算是幸福，後者就是纏綿的苦痛。

不錯，社會，永遠是一個不合理的社會。加以人性的矛盾，思想的複雜，所以有智慧的人，對人生愈懷疑，就對自己的生活形態愈不滿。過去的錯誤，時時刻刻的刻劃在心上，當他對人生對真義未能找到確切的認識的時候，他的苦痛

是不會停止的。

我不能稱爲智者，但我總算有點小聰明，雖無沉潛之思，却有多疑之慮。

記得我未踏入現社會之前，對於未來的我的世界，在幻想中渲染得如何地美滿，以爲一定會有值得歌頌的地方；不料經過了幾年社會的熬煉，把原來的我變了質，不特幻想終成了幻想，最傷感的，發覺自己在世界上是如何渺小的可憐。因此我的意志漸漸地消沉，同時道德上的缺點却逐漸加增，我悲哀地相信，我此後一天天塌下去的威脅的是一泥足上爵生活，糜爛下去而不能自拔。

我檢討自道所以形成這樣苦痛的原因，實由性格上的缺憾太多；我意志卑怯，沒有勇氣，傷感太深，慾念太強，而環境和心靈，又時時磨擦，不能避免矛盾的衝突。

每逢想做一件事，稍爲危險的，我不敢做，細屑的，又不願意去做；較有意義的，我又不能堅持着做到底。稍爲碰着一點兒阻力，便搖頭太息道：天下事都

非可爲。就這樣搞成爲世間一無所用的東西。同時，爲着自己的失敗，而却鄙視他人的成功，以爲他們的成功太巧合了，那裏值得放在眼內？記得董仲則兩句詩說：「一有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醫生。」正足以表現我自卑卑人的劣性子。當然，并非天下事都不可爲，實在自己未嘗對甚麼好好的努力過，卑鄙地硬把這話來文飾自己不長進罷了。

天天聽人生的笑話有三：宗教，事業，戀愛。人們都這樣說。我生長在廿世紀的時代，頭腦未免有點「機械化」。容不下宗教這空洞的東西；至於事業，又既一無所就；於是，枯躁的人生，不能不乞靈戀愛去滋潤了。

可是，我畢竟是我，弱者的失敗命運從逃免，我碰了幾次戀愛，都和事業一樣地在短期內給自己的怯懦所弄僵。

此後，內心仍舊空洞洞的不知所安。於是，開始痛恨人生，開始找尋刺激。神經脆弱的一個青年，生在萬井筒般的大都市，一切都興奮，一切都誘惑，

一切都墮落，一切都瘋狂；舞場，戲院，妓窟，酒樓，嚮導社，跑馬場……每個場合都有趣好玩，每個場合都流盪着使人失知覺的香風，我需要刺激，我絕不思索地願意把我毀滅。在經濟的可能範圍內，我盡量去接受這都市的「文明」，為我的力量所不能佔有的，我也渴想着去加以染指。因此我變成頹廢墮落的可憐蟲，過了很久的可憐生活。

雖然好多時受了「刺激」回來，清夜自思，慚愧得流淚，可是淚是白流的，終沒法子自振，因為陷溺已深，明知前路是深淵，一頭兜纏正張開鋸齒般大口，但我不能制止失掉自主的步伐，繼續前行，讓她吞食。

大時代來臨了！很多人都驚醒了過來，而我仍舊迷戀灰色的夢，甚至不願意清醒，在迷霧里糊塗中逃避艱鉅的現實，我不能用任何詞句形容我的污賤。

許多的朋友，都陸續肩起一部的神聖責任去了，有的到陝北受訓，有的到前線工作，有些……祇有我還以戀這都市……醫死屍。我不敢止視他們，只好隱伏

在一隅裏向他們暗暗祝福。

當良心自責過於嚴酷時，我又會下意識地硬拿出幾個不能成爲理由的理由來替自己排解：如：家庭需要我負擔呀，不能像G和Y這樣來得容易行動呀！……又如：到內地去沒有甚麼工作適合我做的……復如：我留在這裏做點事，不是一樣嗎？……諸如此類的話，瞞不三歲的孩子，那能瞞得過良心？

我真驚奇爲甚麼會這裏沒落，究竟我對自己對社會國家對人類，盡過甚麼責任？貢獻過甚麼效能呢？宇宙間爲甚麼會生存了我？我不能找出一個答案。

以後我仍然拖着一個罪惡之軀，死的靈魂，苦痛的人，這樣地生活下去嗎？人窮則呼天，上帝啊！現在無可奈何中，我不能不信仰你的存在了，請你仁慈些吧；給我新生。

供

狀

第二輯

私生子自述

被命運宰割的人

浮雲

我生下地來，就沒有父親，只有撫育我長大成人的母親。

嬰孩的時期，除了一天到晚睡在竹籃裏，吃着喝着，昏昏庸庸地過日子外，這世界的一切我都不知道。人們要弄死我，人家在咒咀我，但我却絲毫不知道自己危險的處境。

我自己能夠行走的時候，才知道這世界不單只有我們的家；我從窗洞裏望到外面——那綠葱葱的稻禾，陰森的樹木，遠遠的青白，啊！我認識了這偉大的世界。除了這破舊的瓦屋，外面儘有美麗豐盛的大地呢！我偷偷地溜到門口，想去捉飛着的燕子。但是被媽看見了，她把我硬拉進去，我哭着嚷，媽和厲地說：

「去出人家要欺侮你的。」媽說的時候彷彿還帶着一副傷悼的面容。當時我很奇

怪，懷疑充滿了心竅。我爲甚麼老是被關在家裏，不能自由自在的到外面去玩呢？

以後，家裏的門總是關着。媽一天到晚不是沉醉在那討厭的織布機上，就抱着我逗笑。她平常很沉默，難得開口，每天早晨雞沒有叫就起身，一直操勞到夜間。她從來沒有踏出家門一步，因此她的身子瘦弱得很，骨頭單單包了一層皮吧了！我有時哭着發脾氣，她總耐着性子勸我騙我，一直引得我笑了才罷休。有一次半夜裏，抽泣的聲音把我擾醒了！我爬了起來，看見黯淡的洋油燈下，媽伏在案桌上哭。我驚懼的叫了一聲「媽」，她趕忙揩去了淚水，裝着笑容來安慰我，但是她的笑是很勉強的，聲音也顫抖着。唉！母親爲甚麼這樣悲傷呢？可是當我問她這時候，總得到「沒有甚麼」的回答。

那滿頭白髮的老木匠，每天早晨總要到我們家裏來一會兒，有時打媽織的布去換米、鹽、油、之類的東西，有時替我們挑水、淘米、修屋子。媽叫我替他

伯伯。當我這樣叫他的時候，他老是眯着老眼，撇了撇鼻子，裝着一副滿臉縐紋的鬼臉來引我笑。他和善得很，有空的時候總是牽着我的手，裝着姿勢講笑話。他時常買些橘餅青梅來給我吃，因此他來的當兒，是我一天內最快活的時候。但當我要他帶我出去玩耍時，他總是搖着頭同母親一樣回答我。我問他爲甚麼？伯伯吞吞吐吐說：「小孩子到外面去，會給老虎吃掉的。」但是這明明是嚇我的話，那些孩子赤裸了身子在河裏打滾，那裏有甚麼老虎呢？

除了他以外，再也沒有第二個人到我們家裏來，因此我所接觸的人只有母親跟老伯伯，起初我以爲人類都是閉在家裏不聚會在一起的，但是那許多人不是時常在田野裏談笑喝酒嗎？小孩子們不都集在那兒爬樹捉鳥嗎？但是我們偏偏住在這裏，這是甚麼緣故呢？并且那些村姑俗夫走過我們門口的時候，我從門縫裏看見他們歪着嘴，裝着鄙視的樣子，指着門口忸怩的說着。這又是爲甚麼緣故呢？

夏天到了！我已經在這囚犯似的生活裏過了九年。我依舊蹲在窗洞上貪婪的

向外望着，那熱灼灼如火般的烈日，把它刺人的光線向大地揚威，田裏的秧都帶着枯黃的臉子低墜着，那些灌在稻田裏的水都乾了！黃色的泥土都裂成了龜縫。樹葉都垂掛着，一些生氣也沒有。知了熱得拚命地叫。黃狗都睡在地上，一所茅屋也靜靜地臥在太陽裏。世界上一切都死寂着。只有小河裏那些孩子，剝得赤條條的潑着水逗玩，打着滾在水裏攢來撲去。他們真快樂，在暴日下一些沒有倦容。但是我却夠倒運了！，關在這又狹又多蚊子的屋子裏，你看，流着的水多有趣，我真羨慕他們。我想跟他們一樣，可是媽的織布聲依舊響着，我那可以越雷池一步。

日影慢慢西移，世界更換了面目，幾個年輕的伙子，用力地把水踏到田裏，於是稻秧又回復了青春，樹上的黃鶯也歌聲嘹亮了起來。樹蔭下的人聚集了許多，有蒼頭白髮，也有男人跟年青的女子，他們有的聽老年人講故事，有的臥着聽村曲。小孩子更像梭子般的穿跑着。他們愉快的享受着大自然的美，過着集團

的生活。我忍不住了，那九年的牢獄生活過得太乖僻了！好奇心催着脚步，趁媽洗浴的空兒，偷偷溜出門去。

我舒服極了！用盡了力吸着空氣，用鼻子嗅着泥土，每一株樹每一顆草都使我驚異，儘量的用着每一個器官嗅着，看着，摸着，踏着每一件從未接近的東西。那些奇怪的人使我更懷疑，當我走近那些大人的時候，他們騷動了起來。都帶了一副奇異的目光望我，有的指着我說：「咦！他怎樣出來了！」他們當我是特別的野獸。但是，我不管這些，我要的朋友不是他們，我向那羣孩子玩的土阜上前進。但是出了預料之外，他們非但不歡迎我，反猷猷地望着我。其中較大的孩子忽然說：「這是野小孩，我媽對我說的。」

「他沒有父親，」另外一個加了一句。

「野孩子！」

「私囚！我們打他！」

狀 供

「滾蛋！不走拿石子丟！」

唉！這算甚麼呢？他們對我這樣，突然頭上着了一石子，這痛得使我昏迷，我捧着頭向家裏逃。可是那些孩子還在追着丟石子，當我走過那些大人們的跟前，他們只是呵呵的笑，有的還幫着罵：「私孩子，無爺囚！他的娘賤貨！沒有嫁就大肚子！淫婦！不要臉！儉漢子！……」我跑到家裏，眼前發了一陣黑，嚇得失了知覺。

「唉！雄兒！誰叫你出去的。」媽帶了悲傷的臉兒撫摸着我的傷痕。我哭着把他們欺侮我的情形告訴媽。突然好奇的心佔滿了我胸襟，輕輕的問着：「我的爸呢？」媽聽見了這句話面容變得慘白地抖抖地裝着苦笑說：「死了！」她的聲音啞了！掉轉了頭又在瞞着我哭泣。唉！母親於甚麼這樣悲傷呢？

這種種疑慮跟了年齡增多起來，大概是我十四歲那年吧！一個陰霾的早晨，媽抱着我向屋外張望野景。媽的面容近來愈顯得蒼老。三十四歲的人但却像老太

婆，面頰上窪下二個深溝，時常睡倒在床上。但是她愛我的程度比前格外深了！正當媽在指着水牛講給我聽的時候，老伯伯攜了一袋米從外面形色倉皇的趕進來。他放下米第一句話就對媽說：「陳家二少爺昨夜生急病死了！」母親似乎受了絕大的刺激。她的臉像白紙般的慘淡，全身的神經劇烈地顛擻了一陣，眼向上一翻，就跌在地上昏厥過去了。

我覺到摸不着頭腦的奇怪，這消息爲甚麼使母親這樣悲傷呢？這幾天媽的病沉重一得病沒有起色。忠心的老伯伯差不多整天在我們家裏，媽只是緊握着我的手流淚，等到我哭了，她却又裝着笑騙我。那些一碗碗的藥味喝下去一些沒有效驗。她的手一天天更熱了！大概一個暴雨風的早晨，媽對老伯伯說了些保護我的話，睜大了眼，熱烈的吻着我，口輕微的動着：「你的爸……就是……陳……二……」媽的淚水滴在我的頭上，我慢慢覺得懷抱着的母親冷了！在我充滿了淚的視線中，媽倒下去，永遠不動了！

靠老伯伯一家的幫助，媽就草草的埋在地下了！臨葬的那天，那些東鄰西舍還在偷偷的笑呢？在那些時候，我好像變了瘋子，只是在整個的村落裏奔跑，那一切我都不知道，只哭嚷着要媽。

戰爭的漩渦打到了村落裏，我同老伯伯全家搬遷到上海他的兄弟家裏，我現在已經是強壯的青年了！但是我唯一親人的老伯伯也跟着世界轉遷的巨浪去了！在他臨終的時候，萬分熱誠地對我說了一段永遠留在我心裏的話。

「雄兒！我要對你講的話，含忍了十幾年，在這永別的機會，必須對你說了！你的母親早年就失怙恃，我是她父親的好朋友。她十九歲的那年，就在陳家當女僕，被他家二少爺看中了！由此就發生了關係。後來這事被老爺發覺，就把她逐出，可是已經珠胎暗結了！結果八月後就生下了你，陳二少爺雖非薄情少年，但是萬惡的階級着念束縛了他，使他不得不拋棄了她。當時村落裏責難譏起，甚之要處死你們母子，都是我拼了老命救下來的，從此你們到處受人欺侮，你上次

這打罵。就是這緣故呀！唉，但是實際上你們有甚麼過失呢？如今你母親死了！她早要自殺，都是爲了你。現在我也要去！以後沒有再愛護你的人了！望你努力前進，不要忘記媽爲你受苦和我對你的期望啊！」

我含滿了淚水，充滿了痛苦，許多慘痛的回憶，茫茫的前途，都浮現在眼前，我失了所有愛我的人，如同迷途的羔羊，讓命運來宰割我吧！

我是無罪的

陳宜生

這裏我所要敘述的，是一個青年人的自白。他是一個漂亮，聰明的男子，現在才不過十八歲，但是他却嘗盡了人生最大的痛苦，爲了這個緣故，他痛恨人生。甚至痛恨他自己。

下面就是他所說的故事，是在一個夏天的傍晚，陰雲正密佈着，他和我坐在小河邊，訴說他的隱衷。也許是他見了陰慘沉悶的景色，而觸動了他青年的心扉，因爲這正象徵着他不幸的命運呢。

×

×

×

我不記得我六歲以前的生活，是怎樣度過的，朦朧中，我只覺得它的可愛。世界對我，也只有美麗愉快的感覺，對於我自己，我所能知道的，正像其他的兒

畫一般，我只知道我也是一個人，有我的理想與美夢。然而事實上，我遭受着非人的折磨。不過我在糊塗無知之中，沒有察覺着罷了。

六歲之後，我就是一個小學生了。初進學校時，同伴們都對我很好的，我總有不少的小朋友，我絲毫感不到寂寞，覺不到苦惱。散學校，我又可以回到親愛的母親旁邊，與家人享受一桌豐盛的晚餐，然後到公園閒逛一會，回家在燈下聽姐姐給我講功課，說故事。姐姐比我大十五歲，出嫁已好幾年了，不過住在我家裏的時候多。她很愛我，我總覺得她比任何人有姐姐都可愛。

在那個時候，我的鄰居小明，他也是我的一個同學，爲了有這雙重的關係，我對他分外表示好感。但是莫明其妙的，他永遠是故意與我疏遠，並且老皺着小嘴巴，似乎不屑與我談話一般。我很奇怪，總以爲我對他有了甚麼過失，或是我家有甚麼事對他不起，因此而遷怒於我吧。也許我家裏比他富而引起他的妒嫉吧？可是我平日在學校從沒有以此自誇過呀！

不久後，更奇怪了，許多與我交好的同學，也與小明一樣，似乎受了他的傳染，對我疏遠，並且見了我，也學上小明噘着小嘴巴，對我來個白眼，或者做一張鬼臉。我那時很覺喪氣，掃興，一個小孩子非要朋友的，他不能永遠孤獨着，所以我千方百計，想挽回我們從前的一團和氣，我還記得有一次，我曾帶了很多好吃的糖果來請客，可是一切都無效，他們甚至將我的糖果當做極髒的東西，看也不看的逃開了。

爲了這些事，我曾偷偷的擦過許多眼淚。當着大家在草坪上玩着各種的遊戲時，我只得遠遠的站在牆角邊，癡望着，欣羨着，他們正像一羣小羊；一羣小鳥。老師也似乎很可惡，他也不太睬我，不像對待其他同學一樣待我。有時，我看見他們玩得正起勁，也鼓了勇氣，參加他們；但是他們見我來了，像見了一隻骯髒的大癩狗一樣，馬上都避開了，到另外一塊地方，又興高彩烈的繼續他們的玩意。將我獨個撇在一邊，氣得我的臉通紅，流淚。此後，我就永遠像另外世界

上的——個人。但是我還不明瞭他們對我這個神秘的疏遠的原因。

有一天，在上算術課時，小明坐在我旁邊，可巧我看見他不小心寫錯了一個字，我馬上好意的給他指正，這一來，他却以怨報德，對我板着面孔，說着：「哼！老子沒你聰明！可是，好小子，我就不像你會把母親謔作姐姐，爸爸當成姊丈吧！」同學都哄堂大笑，老師裝作沒有聽着。當時我氣得臉發青，然而我還不大懂他話中的真正意思！

後來，一天一天，同學常常當面侮辱我，由他們的冷嘲熱諷的片斷語句中，我才知道我真正的母親，正是與我朝夕相處的姐姐，她在十五歲時，未結婚之前，同她今日的丈夫——就是我現在的姊丈——「非法」的生養了我，因為怕社會的指摘和非評，外祖父——就是我現在的「父親」——當時極力主張，給這個不名譽的孩子一個澈底的解決——丟棄或是殺死。可是「母親」和「姐姐」——本來是我的外祖母和母親。可是我現在只有這癡稱呼她們，——始終是女子，她們

不忍看着這個可憐的小生命，在剛見天日之後，就讓他與這活的世界永別了。她們反對這種主張。因此我得以險生到今天，在不明不白之中，作了我外祖母的兒子。然而「父親」——外祖父——却痛恨我與「姐姐」，對我們永遠表現大不快意，他認為我們是敗壞他的門風的主角。

最可恨的，好多人上了我。常常故意尋開心，向我問道：「××，你姐姐的『小寶寶是誰』？這句話之後，照例要附上一個像刀一般的冷笑和一張鬼臉。

因為這些難堪的侮辱，我忍受不住了；不幸得很，在我七歲時的一個春天，我和小明起了一場激烈的衝突，毆鬥，結果他受傷了，我的額角上也流了血。一個小刀劃的創疤，至今還留在我的左額角上。

當晚，小明的媽媽在我家門口，當街當衆大肆辱罵了一陣難聽的話，這裏我也不願重述出來。是夜，在燈光慘淡之下，我的「母親」和「姐姐」相對痛哭了一場，還加上「父親」一頓嚴厲的埋怨。我的頭上繫着白絲帶，只曉得悔恨與鬱

痛。這場風波之後，我就轉入了另一個學校，在那裏，我又遭到同樣不幸的命運。因此我對一切的人，都發生無名的畏縮與恐懼。只要有人私語，我下意識中，就以爲他們是在恥笑我，大家對我注目監視。我就以爲他們是在打掃我，我恨自己不能像封神榜中的土行孫，有一套道士的絕技。

還有一次，一個無賴小子在街上看見我，硬指着我叫：「××，你姐姐的小寶寶。」街上人都捧腹大笑，他更得意揚揚，自以爲他說的話幽默，有意思。至於我呢？抱頭鼠竄，不小心又給石塊絆了一交，這更給他們一場快心的滿意，笑得更厲害了。

我知道他們並沒有把我當人看待。人們正對我以一種殘忍憐憫的心靈情玩弄着，但是，我是一個可無知可憐的小孩子，對這個世界，我敢入胆的高聲喊着：「我是無罪的！」然而事實上，我似乎是生而爲人每弄的，沒有權力來保障自己的人格。我憤恨，我畏懼，因此我會想到自殺，藉以結束我這不幸的戲劇。

可是我究竟是個小孩子，對於自殺的方式，自殺的工具，我總不替發生許多驚懼的幻念，有時我跑到小河邊，看見我可憐的倒影，我想起這正是我「母親」同一「姐姐」心愛的可憐的孩子，我自盡的勇氣又如黑影般消失了，所留在心底的，就是對一切的人，只有一個「恨」。我恨那些可惡無理的人。我也恨我的「父親」，恨他為甚癡當日不堅持他的主張，殺了我，免得我受盡了今日的苦氣。我甚至恨我的「母親」和「姐姐」，他們不該保全我這個不當保全的生命，叫我永恨終生，而且還株連了她們自己。但是我這些心理是對的嗎？我自己也不能回答出來。

現在，我在這惡濁的人世間，已偷生了十八年了，十八年來的一本苦帳真是算不清，我受盡了人間的冷酷，世界的每個角落裏都是想吞吃我的敵人。我已被人們的殘酷弄得精疲力竭了，我雖然表面看起來很安靜，我自己却感覺我有點瘋狂；我喜歡沉思，我喜歡孤獨，因為我沒有一個真正的朋友，我怕聽見響聲，有

人喊我，我就不禁心驚膽跳，甚至我的「母親」同一「姐姐」——她們可算是這個世界上有最親近的人，她們的聲音也會令我的神經起同樣的反應。

後來，我年齡漸長，我就發生這許多疑問：何以人與人之間要如此殘忍？爲甚麼社會上會產生這些不良的制度？爲甚麼人們會懷着這些不良的心理，甚至加在一個天真無知的小孩子身上？今後我們應當如何革掉這些不好的制度與心理？我希望賢明的人能和我盡意的答覆。

他的故事到這裏完了。這篇談話是用憤恨，熱淚，失望的表情申訴着，我只能對他懷着無限的同情，對他的問題，我却只有答之以默然的態度。

我還是一個人呢！

奔 璞

就說今年是十五歲吧！是否對，我自己也不知道；反正世上也沒有一個人來注意我，這樣區區的一個歲數又有甚麼關係哪！

我知道甚麼叫做「家」，我也有父母，可是不會從他們那裏得到過甚麼；除去「煩惱」；別的甚麼「母愛」，「自由」，「平等」我一點都不懂，就是到現在我還是沒有嚐過。

我的父母全是美國留學生；父親是研究生物學的，性情很沈靜，不常說話，就是跟母親也很少說話。母親是個念家政學的，脾氣還行，不過從來很少對我笑，對我說話總是很生氣和很討厭我的樣子；父親呢？不當着母親面時，常常抱抱我，吻吻我，似乎很愛我，可是当着母親無理由的責打我時，他却一聲不響；有

時我含着滿眼的淚聲喚他，求他援助，他好像漠不關心地將頭轉過去。但是也有時看見他在暗地裏流淚；我實在不明瞭這是怎麼回事。

模糊地記得他們說我是從美國托兒所抱來的。真奇怪，爲甚麼他們領了我來又對我這樣的冷淡？所以我常想找個知道詳細的人來問問，可是世間的人那一個是呢？

好像是四歲的那年，有一天阿練——爸爸小學的夥伴，現在的廚子——對我說媽媽給我生個妹妹，我不懂「妹妹」是甚麼？只知道在「妹妹」出世後幾天，媽媽總是睡在床上，也不打我，也不罵我了。爸爸給我好好吃好玩的東西；所以我對「妹妹」的印象很好，當以爲她是神仙，直到現在她在我意識裏還是個可愛的小天使。

剛送我入學校時，先生常說我太不「活潑」了。可是甚麼叫「活潑」？我又不懂。後來漸漸的才敢和同學一起跑呀，跳呀，叫呀的玩。

妹妹入幼稚園後；有一天媽對我們兩人說今天請了幾小客人，是爲了我這個人的一生日；在這天，我第一次看見母親對我笑；在這天，我才知這世界所謂「生日」呢，尤其湊巧的是和妹妹在一天。

真叫我莫明其妙，母親爲甚麼這樣顯而易見的偏愛妹妹；在物質方面妹妹比我好，無論是甚麼東西或是衣服她都比我的新而長好看；在精神方面的享受，那簡直不用提了，媽媽總是帶她去看電影，逛公園；我只有欣賞那大自然中的小自然——家裏的花園，或是有時父親帶我們兩人一起出去玩一趟。

因爲這緣故；所以我有時妒忌妹妹，在我和她玩得高興時我又覺得她可愛。後來我們漸漸成了很知己的朋友；媽媽給她買的東西，無論吃的玩的她總是想分給我一部份，或一起玩。

小學要畢業了。父母每天總是爲了我升學的問題打架，母親不願想使我上中學，父親是一定要叫我升學，唉！做人真難。因爲父母常爲我打架，所以我不知怎

纔是好，所以我恨爲甚麼我全身父母不管我，到甚麼地方去找他們，把十幾年來我受的氣向他們算算帳。

畢業以後我沒心去想升學問題，整天只是悶睡，或者下着大雨時我出去溜大街，很少去見爸媽的。

有一天阿棟說我不該這樣糟踏自己；一個女孩子少念點書也沒有甚麼關係。我幾乎要打他個嘴巴；只是恨恨的罵了一句，好個幫兇呀！站起來就又回屋去睡覺了。

供

看見家裏每個人我都討厭他們；我常對阿棟發脾氣——只能對他一個人發脾氣出出氣；可是他總是對我很親熱地說話。一天他又對我說：『璞姑娘，你真太苦了。』我抬頭看看他，他的淚幾乎流出來。電似的一閃覺得有一線的希望，問問他我的『來歷』如何？他含着淚搖搖頭，沉默了幾分鐘，他慢慢的說：『不必知道，』我失望了。

狀

經過幾天苦苦的哀求，他終於告訴我：

「十七年前，你的父親考取了庚款留美，我們倆是從小的好朋友，所以在出國後常來信報告我他一切的情形；在美國一年便認識了一位女同學，後來在美國結了婚；他們要回國時抱了一個孩子——就是你。回來以後我看他們並沒有怎樣愛你，反而有憎惡的樣子。經我幾次問你父親，他才說：在他們沒結婚前發生了關係；生了你以後他們立刻把你送到托兒所，所以沒有甚麼親友知道。你母親出院後就宣佈結婚。」

「在回國以前，你的父親主張把你抱回來，因為他總覺得對不起你；可是你母親無論如何一定不贊成，後來終於是把你抱回來了。他對親友說，他們在美國托兒所裏看見一個中國孩子，不願留他在異國，所以帶這孩子回祖國來。小璞，我不願意告訴你，可是他們逼得你這樣；所以我想告訴你也沒有甚麼關係。」

現在我才明白，爲甚麼母親這樣討厭我，爲甚麼每逢親友們說，我的鼻子

有點像爸爸，或是說我一笑像母親時，她會立刻板起臉來，就是連別人說我和妹妹像親姊妹一樣她也會生氣的緣故了。

想想我還是個「一人」呢，爲甚麼要這樣的糟踏自己？父親爲了怕我流浪在異國才把我抱回祖國來的，那麼就把我的一切獻給祖國吧！我走了，投到我親愛的祖國懷抱裏去。

唉！找到了我生身的父母，可是我毫不猶疑地離開了他們，至今已離兩年多了。我常常想起他們，相信他們也永不會忘了他們還有我這樣的一個女兒呢！

永遠被迫害的可憐兒

巴 巴

「私生子」這三個字，似乎是一切醜惡、無恥、下流、污穢、不潔的代名詞，誰也不願意提起「私生子」三個字；因為這不潔不祥的字，會污了嘴，更沒有人肯輕易的與私生子接近，這好像是會降低一個人的人格似的，於是私生子就被人類無情而殘酷地拋棄於社會最黑暗的一個角落裏。

我不否認我是私生子，今年的十一月，我是滿二十歲了。寄養我的父母，都是屬於上流社會，他們都快近五十歲了。

我到十六歲那年夏天，才知道我是私生子。平時，當同玩的孩子們惱了的時候，他們總罵我「私牙兒」（註），天真的我，自然領會不到「私牙兒」是個甚麼東西。「你才是私牙兒」，這是我那時唯一均報復。最後「私牙兒」三個字。

在我腦筋裏絲毫不發生反應，它消逝了。我凝神地記着。我十六歲那年夏天夜裏，街堂裏坐滿了乘涼的人，太太們洗好了澡，圍坐着在談天；李家長，張家短，是她們最感興趣的資料，那時，我獨自坐在街堂的一角，離她們不過十幾碼遠，他們的談鋒忽然轉到「私生子」一方面，這問題起初并不十分引起我的興趣，同時，他們真的沒有留意到我在旁邊。「喂，又瘦，十二號裏的那個阿多也是私牙兒！」

我住的是十二號。我的小名叫阿多，這句話使我精神上好似觸了電，週身由頭到脚都在麻木地抖，眼前一片黑，前途也只剩一片黑，我整個被逐出「希望」之外，我感到無限地慚愧；我沒有勇氣來為天下的私生子開導冷酷的社會奮鬥，我完全的墜入了絕望的深淵。

她們輕蔑地談到了生我的父母，談到我怎樣到現在寄養我的父母的家裏來。從她們的談話裏，我明白了養我的母親是披真正的愛犧牲了她終生的幸福；封建

的社會和頑固的家庭，毀滅了她，毀滅了她純潔的靈魂。

自從那天晚上以後，我的生命無形地毀滅了，羞恥，畏懼，失望交襲着我。我被排出了「希望」幸福之甜蜜圈外，一種心理上的刺激，使活潑的我變為沉默的人。人生不過是一齣悲劇啊！

寄養我的父母待我特別好，使我不覺自己是個私生子。

記得有一次，鄰居一位朋友做出一件丟人的事情，因為我是無知地參加過那件事，所以寄養我的那位母親教訓着我：「小心些，要存點志氣，不要丟掉你母親的臉，爭口氣，不要跟他們學壞。」我明白這兩句話是兩用的。

隔壁蔣家的女兒，歲數同我差不多，我們認識了五六年了，並且我們都是同學，還同班。我和她的友誼，僅僅是「朋友」而已。有一次，因為大考快到了，找她教她數學，以後，天天到我這裏來。有時她請我到她家裏去教她。我們倆的行為是光明正大的，但是我就聽見許多關於我們的閒話；說我們倆的熱度快達

機點了，天天混在一起。並且，我連親耳聽見他談及說：「根性是不會磨滅的，他的娘從前可也不是這樣。」啊！妒忌的自私的社會，是不許私生子交女朋友的。

有一次，學校舉行全校數學比賽，結果我以一百分得到第一名。然而妒忌、諷刺，和藐視跟着這第一名發表後羣集在我的身上。

「……！甚麼第一名，他配嗎！」

「私牙兒是頂聰明的，私牙兒不得第一名，誰得第一名！」一個同學奸笑着

說。

這冷嘲熱諷，對於我真是一個致命打擊。羞慚忿怒，心症交襲着我。我希望立刻死掉，死了就不會再受這種痛苦。以榜我在參加數學比賽時，總故意計算，以免難堪的刺激。

一二八的前一年，全市舉行國語演講比賽，校中學校照例頒派一個代表去參

加，佈告牌上貼了叫學生自動參加的佈告，我聽了前次數學比賽的聲浪，絕對沒有參加的意思。我的國文叔長特地叫差人來叫我去，承他懇切地對我說：「參加的名單上沒有你，你爲甚麼不去簽字，你的國文很不錯，口才也很好，并且你的國語，比簽字的這幾個都好，爲甚麼你坐失這個好機會而不去試試看。」他還說：「試試看，青年不要怕冒險。」

是的，我感謝先生的美意，但是，天啊！誰又曉得我是社會不要了的私生子。沒有賦予我輩以人類應享的權利的私生子！那時，我心裏難受到了極點，我想抱住先生的腳痛哭，但是，我終於沒有勇氣了。我勉強接受了先生的好意，并由先生替我簽上名字。第三天，我得到不知那位同學給我的匿名信。

「喂！這是莊重的國語演講比賽，今善意請你不要參加，以免玷污校譽，謹此忠告！」

同日，我發現了在選拔國語比賽的佈告空白處，註着一行紅鉛筆字：「凡私

生子不應參加任何比賽。免玷校譽。」我的血沸騰着，心臟幾乎要爆裂了。

有一天，同衿堂的小孩子和我玩，他自己碰痛了，於是大哭起來，他的母親跑出來，不問青紅皂白，拖着小孩子往他家裏走，同時送了我一個輕蔑的白眼。一會，她在裏面大罵：「小雜種！私牙兒坯子！叫你不要同那私牙兒玩，你偏不爭氣，玩罷，玩罷，跟那私牙兒玩出好的來！」

我的天！私生子就應該讓大家來踐踏？他不是人嗎？這無情而殘酷的社會！

（註）浙江人叫私生子做「私牙兒」。

大哥是誰？

西 涯

當我稍稍的明白了世界上的事情的時候，我對於我自己反而越發的糊塗了。

我知道每一個孩子——我的夥伴，每天或早或晚都被爸爸媽媽愛護着。他們常常帶着孩子到熱鬧的街市去買紅的短衫或黃的皮鞋，假若爸爸今天歡喜，還可以帶他們到影院去看秀蘭鄒波兒演的劇。阿毛的爸爸作木匠，他們住在一所髒破的茅草房裏。但是他說他每天過得很好，因為爸爸媽媽常買糖菓給他吃。

現在也有一個人愛護我。那就是年老的姆媽，姆媽是媽媽的奶媽。她撫養媽媽到了出嫁，她愛護媽媽幾乎一刻鐘都不能離開，當媽媽和爸爸到上海去的時候，她哭得死去活來。從此我住在她家裏，那時我才四歲。

我始終不明白爸爸爲甚麼不像旁人那樣愛他的兒子。當他看見我的時候，眼

睛就像個醉酒的兇漢。叫我給他擦皮鞋，擦完了的時候總是踢我一腳。媽媽常常偷着給我點糖菓和書報，但是她初爸爸在一起的時候她總不肯多看我一眼。

在晚間上床的時候我總纏着媽媽告訴我爲甚麼爸爸恨我。媽媽在默默不語之後總是嘆氣，有時看着我流出眼淚來，我就不敢再問，偷偷地去睡覺了。

「阿霞是多麼聰明漂亮的姑娘，但是她爲甚麼要作錯這一件事呢。啊！一世的罪孽啊！」媽媽在氣悶的時候，總是自己這樣喃喃的說，有時我氣憤不過就要問個究竟，她總是把我痛罵一陣，然後跑到房裏去哭！幾次之後，我也不敢問她了。

鄰居們的孩子總不願和我玩在一起，有的罵我是爹娘不喜歡的孩子，有的簡直就說我是沒有爸爸的孩子，稱子那孩子最可惡，常常欺負我。我告訴他的伯母，那老太太就對我冷笑，我覺得心裏太難過。當我要求媽媽幫助我打他們的時

候，她便埋怨我不該與他們在一玩。她並且對我說：

「世界上不會有多少人愛你的！」

太陽將要逃過山頭，晚霞像染坊倒了顏色缸似的潑了滿天。我孤獨的走到海邊去捉魚蟲。海風吹過來，使我感到它給我更多的愉快。因為姆媽來四過的人們總是用很可怕的眼睛看我，我總想能像大鷹似的插上翅膀飛到沒有人的地方去大哭一場，爲麼呢？我也不曉得。

鬍子他們一夥從街中走過去了，阿根和阿鳳都止他們隊伍。他們在很遠就招呼我。阿鳳最先跑來告訴我他們找了我許久。姆媽因爲不知我到甚麼地方去，在家中很惦念。

「不要緊，我常常一個人跑出來玩！」我這樣回答他們。

「我們要你一起去打彈子，你願意嗎？」

今天阿福太和氣，使我不得不答應他們的要求。我使拉着阿鳳的手欣躍的跑到馬丁灘去。在地上擺列了許多玻璃球，我們就在這裏決勝負，旁觀的人越聚越

「我也越玩越高興，太陽已經從山頂消逝，我的袋裏已經贏了滿袋的小球。」

「時間晚了，姆媽望我呢！」我開始提議回去了。

「甚麼，你贏了要回去嗎？」阿根顯然反對我了。

「天晚了，我們都應該回去了，媽媽在等我們吃晚飯了。」阿鳳要求着阿根
在送我解圍。

「不行，除非將彈子都留下！」阿福顯出了他的真面目，因為今天他輸得最
多。

「明天再來也可以呀，姆媽望我，我要回家去看她的。」

「你還有家？野種！」阿福笑着說。

我的心被激動了，我明白最後兩個人的意思，他在污辱我，並在罵了爸爸媽
媽。我不由得握緊了拳頭，怒目着環繞我的人，

「你要打人嗎？」阿福走近我的身旁，裂着嘴作挑戰的姿勢。我氣憤已到了

頂點，再也遏止不住我的情感，我推開他，隨便贈給他一拳。他們都怒吼起來了。作了個包圍的形勢要對付我。我恍惚中聽到阿鳳在尖叫，旁觀的大人們在拉勸，同時我也挨了許多拳，我不願聽的句子在每個人嘴裏罵出來。我失去了知覺，抱着頭哭泣着跑回家去，背後依然是野種野種的罵聲。

姆媽并不替我報仇，反而罵我不應當同他們在一起玩。

除了姆媽之外，大哥最愛我，他常寄錢給姆媽，要我到學校裏去讀書。在過農曆年的時候大哥來到這裏來看我，並且交給姆媽點錢，叫他給我添衣服。大哥來的時候太關心我了，總是問着姆媽這個那個，和關於我的一切。

但是，姆媽好像不喜歡大哥似的，招呼他并不像招呼許多客人一樣殷勤，大哥總在這種情形之下住不了許多日子便離去了。他也不與我多說甚麼，記得上次他離去的時候，我和姆媽送他上船，船將行的時候，他握緊我的手說：

「你漸漸快長大了，一切自己小心，這世界，除了姆媽之外，只有我關心你。」

，但是我不能常見你的！」

船行了，走進晨霧裏，大哥的話也隱隱晨霧裏！我不大明白大哥的話，但是我
知道大哥是愛我的。人家都說我像大哥，雖然大哥和我不是一个母親生的，並
且他母親比我母親大二十歲。

舅母住在地路山，在她生日那天姆媽帶我去了。她們住着一所精緻的樓房。
見舅母我就感到一種壓力，從前聽說舅母很厲害的話，那天證實了。她裂着深
紅色的嘴對我說：

「人也懂事了，不應總連累姆媽，你應當找你那哥哥去。」當她說到哥哥時
，她便回頭沖幾個不認識的太太作個笑臉。

在花園裏有表姊和表哥們在摘些不知道名目的小紅花，但是當他們看到我
的時候，都作個眼色躲開了！

在那那天我心裏積了一層污泥，又像用橡皮夾板夾着了胸背。這時的領腦

就像冒出火花似的崩亂，我想起了大哥告訴我的話，在那天傍晚，我也沒有告訴媽媽，便獨自的跑回家去。

剛剛走進了街口，看見阿鳳迎面跑來。她是我唯一的好朋友，在許多時候她都和我一起。當這時候我遇到她，就不得不將我的鬱憤告訴她。但是。從此我就墜入更苦的深淵。阿鳳，這無知的小孩，使我知道了一切。

她拉我到海邊上，在她的臉的表情上可以看到她的同情心和無知的活潑。在她嬌媚的談話中，她告訴了她從她母親和鄰居那裏得到關於我一切的消息。

但是，我仍像沉在海裏似的模糊，不明白這世界遺棄我的理由。

此
页
空
白

第三輯
一個怪人

光頭兒

這位素來有些「神經病者」意味，並且有時還帶些「阿Q式」的幽默的光頭兒，在我進校的一個月以後，才在前寢室內發現。他的面目是相當可憎的，尤其是他獨具的那一隻「吊眼」，並不向上吊而是往下吊的，令人見了有些恐怖。

認識了幾大之後，我纔覺得這人很有趣味；他會唱很奇特的江北調兒（也許是山東腔），他也講得一口流利的漢口國音，說起話來頗有些可笑的地方，據他自己說力氣很大，我則只見他常常捲袖子，伸臂膀，至於他的力氣究竟怎樣，却從不曾領教過。

有一天，他與某一位同學爭鬥了；初則互相爭罵，最可笑的是他在這個時候還要用些江北話之類進去；接下來便是相打，他捲起袖子擺起架子時的姿勢頗有

供

狀

可觀。

爭鬥的結果，光頭兒被壓在床上，但他咬住那位同學的手不放。最後，他的嘴放了，閉了眼睛，不期然地露出了笑容，對那位同學說：「是你的力氣大。」但等那位同學放了他以後，他却又用「餓虎撲羊」的形式抓住了對方，可是結尾又被壓住了。

「對不起，放手吧！」他才服服貼貼毫無愧色地說了這句，待被放後，又拱拱手，表示感謝。

又有一次，不知是他假裝癡呆呢還是神經病復發（據他的家裏人說，他的確患有暫時性的神經病，叫同學們當心他，可是大家並不當心，却喜歡捉弄他）——他聽了一個胖同學的話，說光頭塗上了皮鞋油再加洋燭油可大亮特亮；後來他竟去試了。當時看他臉色似乎並不認爲被別人開了玩笑，直到大家笑得合不攏口以後，他才恍然大悟，趕忙用肥皂去洗頭，但皮鞋油的芬芳仍留在他的光頭上。

號，這件事發生得很嚴重，勞來罵他神經病，說他是賊。於是乎他又施其故技，伏在床上哭。

這事發生不久之後，又發生了一件不可思議的「神經事業」，內中又似乎含些幽默的意味。

某日上午，當「情聖」小赤老在閱報的時候，光頭兒跑了過來，對小赤老施一個敬禮，說：「對不起，讓我看一個消息。」

據小赤老說，他注意到一條上寧波的船期廣告。

當夜，夜半十二時光景，大家多已入睡，獨小赤老未曾睡熟，首先發覺光頭兒這時才回到宿舍來，不禁問他道：「幹嗎？」

「冷得很，家中沒有被頭，到此地來拿！」

於是他整理了被褥，把所有的被頭，毯子都拿了去，只除下一條褥子和一個

枕頭。

小老赤也不疑有他，由他自去。

次日，光頭兒來上課。

又次日，又不到校，却來了他的姊姊，問同學道：「×××在沒否？」

「沒有，他說家中無被頭，拿了被頭及毯到家中去，兩天不曾來校了。」小老赤說。

「一定又肇了事了。」光頭兒的姊姊說：「他素來有些神經錯亂，以後來了你們也要當心他。」

看她的樣子並不怎樣着急，好像光頭兒的失蹤是「司空見慣」的樣子。

失蹤的第四日，報上披露了一則大世界樓上青年墮地自殺的消息，死者的衣服年齡都和失蹤的光頭兒相仿；於是大家都以為他是自殺了，小老赤不斷地搜索他的褥子及枕頭，卒得「遺書」式的字條一張，上書：

「余年過十五，學無所成，終日嬉戲，一無所得，如此廢人，死無憾矣！世

人類余者多矣，願絕跡焉！」

衆人觀此，益信他已自殺無疑，於是上至校長，下至校役，皆知光頭兒業已自殺了。

不料又過二天，他竟輕輕地走進宿舍，咪咪地笑着。

大家驚奇極了。

於是他報告這次的「奇蹟」。

「我把被頭毯子買了，得五元錢。」

「怎麼賣去的，」一個問。

「叫賣的，後來我上輪船，趁的是統艙，想當夜跳海自殺。」

「幹嗎要自殺？」又一個問。

「我不換用了，因為統艙客人太多，人人都好像注視着我，於是改變方針，備到寧波後再死。不料到了寧波，碼頭上十分熱鬧，錢又用完了，想跑到鄉間

。後來在一個寺院溝發現了一條河。我一跳，可惜水太淺，沒有死，不料來了二個鄉公所裏的人，把我抓進鄉公所，又把我送到公安局，我說是在上海求學的，他們就派人送我上輪。」

這是他正經地說的，真確與否却無從查考。

後來被學校開除：開除的佈告却未出，開除原因也許是「神經失常」吧。

消息傳來，據說光頭兒回家後又發生了一件同樣不可思議的事件，這次却「旅行」了一次蘇州，事情的原因和經過及消息的正確與否我可不知道。

暑假裏，我曾遇着他，他臉色依舊好好的，還是咪咪的笑着，左眼下凹進的「盆地」依然。

我默禱這位怪人的健康！

怪人魏凡

司徒英

我不知道應當怎樣來描寫魏凡，因為他太奇怪了，說他是男人吧，他却不是的。說他是女人吧，更不是的。他是一個希奇古怪的一個怪人。

依生理構造說，他實在是一個不折不扣，百分之百的男子。但是他却愛塗脂抹粉，他那張櫻桃小嘴上，永遠給口紅搽得鮮紅，配在他那副小白臉上，好似一朵盛開的紅玫瑰。他還有一對烏溜溜的黑眼睛，躲在長長的睫毛後面。他從不穿短裝，我老看見他著長衫，腰身小小的，走路時飄飄欲仙。對人說話也十足女人化，姿式總是裝得很嫵媚，羞答答的像一個處女。音調兒似鶯囀林禽，倘若你合上眼皮聽，正似一位慈母在唱搖籃曲，正似一位羽化的天仙美女在對你說情話，可這上帝太殘忍了，不，也許這上帝太糊塗了，竟豈有此理，將他造成了一個男

人。我敢斷定他也是像我這廢想，恨上帝將他這天生聰質，錯造成了今日的他。

他是我初中時的一個同學。據他一位鄉鄰告訴我，他是他們家鄉附近的一位大名鼎鼎的花旦，每當舉行盛會時，不論唱京劇，唱花鼓，主要女角，總是捨他莫屬。

他生在風景秀麗的×莊，父親是商人。平時家裏只有他是男孩子，其餘大大小小都是女的，他有姊姊妹妹，還有很多丫環。他母親很疼愛他，因為愛的太過火，所以永權將他關在家裏，生怕和他別的孩子接觸喫虧，我想，也許這就是養成他今日奇特個性之主要原因吧！

他那十五年的童年光陰，就是在這種環境中度過的，並且大半的時間是消耗在一位愚劣的家庭教師指導之下。所以他對人情世故甚隔膜的，除了家他可說甚麼都不知道。終於爲了他的老父希望他這獨子上進，他是他父親的終身希望，他得好好的培養他，所以魏凡第一次脫離了慈母的懷抱，到城裏進中學了。

初進學校，他真像一隻剛出窠的小鳥，他覺得這個世界大得可怕。他常常想念他的媽媽，他老是流淚。後來日子長了，他漸漸認識了許多同學，他對這個社會也生出了愛，然而他還是脫不了他那一般女孩子氣，因為這個緣故，年紀較長的同學往往喜歡和他開玩笑。時光一天一天的接續着過去了，魏凡的名字，由於他的舉止和態度，已經無形的鑽進了每個同學的腦子中，不久，一有人提到魏凡這兩個字，馬上有些不好聽的謠言附上了。這時魏凡也不似以前那麼老實了，低着頭，帶着處女般的羞慚，他已向『撒嬌』了，有時還斜着眼珠給人來一個『臨去秋波那一轉』。他的名聲一天比一天壞，壞一點的同學和他開玩笑已開得不像話，老實一點的同學和他就有點不屑交往了。大家對他的談論是猥褻的，可恥的。

可是他並不以此為恥，他對待他的要好朋友，正像一個賢良的妻子對待她的丈夫一樣，他喜歡替別人照料一些瑣碎的事：摺疊衣被，收拾鞋子，……甚至還

代別人洗襪子，好似位一典型的，經驗豐富的主婦一般。對他自己的功課却是同仇敵，書本總是塵封不展，房間雖然收拾得漂亮，窗明几淨，纖塵不染，可是桌子上擺的不是書本，是花瓶，自些化妝品。

終久不幸的事情來了。他這不好的行爲漸漸給學校當局知道了，學校當然是要維持校風哪，可巧他不幸在一天下午犯了一件小事，本來申斥即可了事，但是學校當局却要藉故小題大做一番，第二天早上公告欄上貼了一張畫有大紅鈎的佈告，說是：魏凡品行不端，故犯校規，按校第××條，應即除名，以警效尤。並且限定佈告出後十二小時內遷出學校。他曾向校長大哭求情，願痛改前非，可是校長鐵面無私；於是他可奈何的叫了一位挑夫，在夕陽西下的時候，紅腫着兩隻眼睛，在許多可怕的，鄙夷他的眼光下面，很傷心地，很悽慘地走出學校，校門前一羣老鴉也似乎來欺凌這落魄的人，在槐樹上對他呱呱的大笑，他只顧低着頭向前去了。

此後，我好幾年沒有聽到魏凡的消息。

有一天晚上我在大街上碰着魏凡的那位鄉鄰，我又知道了他離開學校後的一點情形。

「你那位姓魏的鄉鄰呢？」我問。

「你問魏凡嗎？」他告訴我，「呵，他不幸的很！我知道大家都鄙棄他的爲人，可是我是他的鄰居，我比較了解他，我甚至有幾分同情他，他對於這種反常的行爲，是不應負全責的，我認爲是他的環境不良，母親的姑息所養成的。一個小孩子沒有正常的環境與機會來發展他的天性，這位小孩子長成後有反常的心理是無足爲奇的。」

「他離開學校後又怎樣了？」

「他離開學校後，曾經與你們的一位同學，在學校附近租了一所房子住了好幾個月；後來他老頭兒知道了，知道學校已將他兒子開除，但是他並不完全知道

他的兒子於隱密。他到城裏來，逼着魏凡搬回去了。然而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老頭子終於知道了兒子的祕密，他氣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他拿了一把菜刀，硬要殺死他對屏門敗戶的兒子，幸而魏凡的母親拚死命攔住了。」

「後來呢？」

「後來，不久他就結婚了。」

「啊！他結婚了。」我似乎很奇怪他結婚這件事。

「是的，他結婚了。聽說他不太喜歡那位新娘，新娘倒很不壞，可算是我們那兒第一嬌美人，但是他却從不對她說話，他仍是幹他的老勾當，有時他逃到小池邊，坐在垂楊下，迎着晚風，凝視着那起縐紋的水面，甚至一直呆坐兩三小時之久。他常常對人說，他愛水，因為水是造成他的原料，他看過紅樓夢。他自認他正像書中的女主人林黛玉，他要在這世界上找到真正愛他的人——具有賈寶玉的靈魂的人。」

「後來他老婆熬不住這種守活寡的生活，在一天夜半與人私奔了。魏凡毫不
在意，可是把他的老爸爸氣壞了，罵他丟盡了十八代祖宗的臉。他却反駁他的爸
爸，說媳婦逃了，與他何干，他自己本來是個女人，他應當這樣做。」

「老頭子聽了這些話，更氣得半死，以後有兩天不給他飯喫，到第三天下午
，魏凡偷了家裏好多錢，和鄰居姓張的走了，離開了家，永遠不回去了。老頭子
也不去找他，百念俱灰，成天在家裏唸佛。他母親却終日以淚洗面，她還盼她
兒子回來，替魏姓接這門香火。」

「一天我接到一封信，是一位上海的同學寫的，他說他曾在上海見到魏凡與
一個姓張的在一起，大概所帶的錢用光了，那姓張的和他已漸由疏遠而絕交了。
魏凡受着飢寒交迫，又染上一身惡病，終於在上海一個貧民窟中服毒死了。」

這是他後來所經的命運，他現在已不在這世界上了，也許他還在上帝面前，
惡罵造物者的殘忍吧！

權威教授

梁沅雲

那是去年的初冬，大學辦公廳裏來了一位高視闊步昂然自傲的人物，兩撇仁丹鬚子，矮小而嚴肅；身邊有一個面孔凍得發紅的小哥兒，三步做兩步地跟着他連竄帶跑的。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我首先認識了他。知道是新來的教授。他自稱在法律上是世界有數的權威學者，他縷縷自陳着他的新創學說，他和政治舞台上要人們的密切關係；結果，我發現了他一天還沒有喫飯，身上似乎是只剩了幾個零錢，於是我就友誼的請他喫一頓飯，同他到會計處預支一個月薪水。

以後，他就搬進了教職員宿舍，大小行李一共十數件。過了幾天我到他的房裏拜訪，在他的桌子上擺着一張新拍的尺二全身照片，衣櫃裏掛着一套法蘭絨簇新西服，紙烟和糖果零亂的放着。他坦然自認着，薪水已經用去了二分之一，並

狀

供

告訴我關於此後添置衣物的計劃；接着堅持着一定要請我去喫飯，一頓飯的時間足足喫了兩個鐘點，喊了不少的菜，喫五加皮酒，頓起腳罵堂倌，說了許多脾氣上的怪話，我領教了這一次後，便慢慢的敬謝不敏的和他疏遠了起來。

過了些時，便聽見了他和會計主任鬥嘴的故事，辦公桌給掀了，及三五十元不斷的預借，叫會計老爺看見了他便頭痛。不久，圖書館主任也跟他鬧翻了，他一次要借八十本書，理由因為他是權威的教授，權威者的拳頭和脾氣取得了借書的特許，他的房子裏馬上擺了琳瑯滿目的洋裝書。在院務會議的時候，他罵共產黨，罵人家的學問不直錢，說自己有官不要做，說救亡工作放屁。在教職員宿舍裏，他在門口大貼其佈告，寫着：「打倒中國共產黨」，「打倒十九路軍閩變份子」，「未經許可，不許擅進，如違面斥，權威教授×××」。在大學餐室裏，他浪喫浪叫，使酒罵座，唱戲高歌。漸漸的他的名字全校共聞，他的怪行也就紛紛的傳開了。

植樹節的一天，他跟着院長主任實行植樹。他當着某院長太太的面前大聲地問：「你的太太究竟化多少錢買來的？我也想照樣買一個。」把那位院長氣得面紅耳赤，半響說不出話來。期考的時候，他宣佈他考試的科學辦法，怎樣計分，怎樣加分，怎樣扣分，可是學生們不聽他的話，大家罷考，他要求學校開除某某學生的學籍，院長不肯，他搗亂了辦公室，坐在院長室不肯出來，罵人家都是共產黨，結果他不承認這班罷考的學生，不給學分，不再上課。到了下學期開課，有一科學生不上他的，有一科他不上課，只剩下了一科，在天天警報之下，他可上可不上的夷然自在。他過他的自我生活，每日除了關在房子裏的時間外，就是喫館子，逛街市，開旅館，放大砲（即吹牛皮）。

據我的粗淺觀察，我發覺了他至少在心理上有着這麼兩種的現象：一種是誇大他的心理，他非但誇大他的學問，說他的學問簡直是人間的奇蹟，他的講義，曠古絕今，他的議論更是版權所有不許抄襲。並且說他的身世，也是了不得，他的

祖坟，在林主席的上頭，他的朋友都是京官權要。還有一種的心理是迫害狂；他自高自大，因此便處處疑心人家嫉忌他，陰謀他，他說教授們和他不好，是因為他的學問太好，所以老是擔心他們會因為忌他的學問，而捋軋他，弄死他。他說工人們都是沒錢的，沒錢的都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就是共產黨，他是主張打倒共產黨的，所以疑心工人們要謀害他。他的面巾跌落在地上，他的烟尾燒壞了枕頭，都指為人家暗殺他的證據，大叫大罵；到校警處告訴，要求保護；並且說他的屋子有人三番幾次偷進去，有生命的危險，連他的兒子也要求校警給予登記，存案，以防失蹤被綁。

說到他的兒子，倒是聰明活潑，眉清目秀的孩子，年紀才六歲，整天混在大人堆裏，所有的人都喜歡他，可是他的爸爸管教嚴，誰給他東西吃，誰給他東西玩，都要受一頓臭罵；所以人家只好偷偷地跟小孩往來。這小孩也非常精緻，怕爸爸，但是多少有爸爸的習氣。說起話來不肯認輸，他不洗澡有他的理由，他早

上不喫東西，也有一番大道理。他在背後跟爸爸做鬼臉，在爸爸面前却裝着極端服從的神氣。

今年臨暑假的時候，發聘的日子已過，他的聘書沒有看見送來，他放了空氣說他是林主席介紹來的，自然沒有不續聘的道理。並且他個人還不定往那兒教書，因為某某某大學都要請他去；同時，他却單獨去找校長，開口先說法學院怎樣怎樣腐敗，歸罪於院長才力不夠，然後毛遂自薦地自願擔任學校裏的行政工作，來實現他的偉大理想；但給校長婉辭拒絕，說如果現任院長辭職，一定請大家幫忙。於是他退一步說，他對於教學也有貢獻，要求學校給他續聘，也被校長拿一番話搪塞過去。他回來之後，對人大吹校長怎樣禮待他，怎樣優遇他，並且有做院長主任的希望，可是暑假慢慢的過去，圖書館來催他還書，（會計室因此扣他的薪水），餐室烟果小販來要他還帳。籠統一算，差不多欠了二三百塊錢的債。他開口向人借錢不是三百便是百廿，嚇得認識他的同事都要躲開他。他的日

常用費。每頓飯要二三元，每天錢要抽四十支使館牌香烟，他債越欠越多，花錢越多，擺場越闊，脾氣越大，債主絲毫奈何他不得。到了最後，他公然聲稱，教授終身職，無重大過失，得解聘。他現在一方面向最高法院控訴，一方面向教育部請示，此事一日未解決，他的教授職務一日不能解除。不過，倒底爲了經濟威脅，不得不清還那好百冊的圖書，以贖取他的薪水，原來那些被借的書籍，已經大受糟蹋，不是句行開用墨水劃過，就是在頁首，大加批注，甚麼權威教授某某某閱過，版權所有，不許抄襲等等，學校方面明知他無法賠書，只好啞子喫黃連，不了了之。

二十七年度學年開始，不久便有十、十二之變，惠州淪陷，廣州震動，大學倉惶西遷，他老人家不慌不忙，於二十一日坐上運輸船隻，全師而退的向西江移動。船經鶴山時，他給當地自衛團以漢奸嫌疑扣留了半天，到新校址後又被捕了幾次，被捕原因主要的還是他那兩撇鬍子和矮小身材作怪。但據他告訴人說因，

爲他的學說太好。所以招法官之忌，把他捉去，目的在他的講義，想抄襲他的理論；居然也有些人相信不疑，願意借錢給他，他就在學校臨時宿舍住下，每天去唸叨學校當局，聽候最後解決的機會。

這位權威教授的命連一天壞似一天，大學因爲在西江不能開課，又有再遷之議。再遷之議一決，學校當局就下令不准再帶他同走。這一下可把他急壞，他理直氣壯的辯論，三番九次的交涉，結果，只換得了一百多元的編輯費。但他仍一口咬定，自動追隨學校，到目的地等候教育部的訓令解決。臨走的時候，有些學生發現他的七八個皮箱，滿裝着香烟罐，洋鐵盒子，以及不少破爛線裝書，中學教科書等。他像煞有介事地，把這些寶物全數帶走；其實還不是他裝腔作勢，誇大狂的習氣在作祟嗎？

權威教授走了之後，有人在梧州看過他，還是那付挺胸脯，眼朝天的神氣，小哥兒仍舊是那麼連竄帶跑的跟着走，也許我們可以在二次遷移的地方，再碰着

他也說不定。但是，我替他担心的有兩件事：第一，恐怕他錢不夠花，到不了目的地；第二，恐怕他的行色容易引起漢奸嫌疑的罪名，因此，他時時刻刻都有飽嘗鐵銜風味的可能。他這個人，學校不要他，家庭不要他，社會也不見得一定要他，結果恐怕只有監獄要他了。

怪癖的女人

立赫

說到怪人，總免不了要說到那些怪人的怪僻的動作，真的，在平常人看來，那些怪人的怪僻，真是怪得可怪。

二個月前，我家隔壁搬來一個中上等的家庭，一夫一妻和老公婆婆，還有三個小女孩子，丈夫是喫洋行飯的，爲人很好；妻，即是我所要講的那個怪人了。

她，生得很不錯。不過消瘦而憔悴，人却能幹，替夫備衣服，燒很好的菜，替孩子打絨衫，事事都很精明，尤其是個精明的麻將老手，也會受了相當的教育，會交際，但是奇怪她老愛洗手，洗手巾，每洗一次，總要費上兩個鐘頭：先沖手，擦肥皂，又沖手，又擦肥皂，這樣一直擦到有人強烈地干涉她時，她才快地停下來。洗手巾時，總是把手巾上的毛頭死抽，抽個不停，而且她到水龍頭前總要洗手，抽巾。她的老公婆婆或丈夫干涉她時，她總先求他們讓她這樣做，直

到人家恐嚇她要潑水的時候。她才害怕地停下來；有時儘是弄個不停，不肯停手，而真的被潑着水時，她就大哭大罵一場，哭後才能安靜幾天。

夏日，她費了不少的時間，洗了一塊布，她吩咐她的妹妹守着，別讓蠅沾那布，假使她發現一個蠅留下的細黑點，那就又要洗個不清了。

非但如此。她早晨梳頭前，必先用梳梳一下她的妹妹；穿鞋前，先叫她妹妹穿一下，才穿上自己的腳；喫飯時，總把她認爲有蟲的飯潑在掉上，留下一小部的時候才喫；她還愛把許多法柴梗折成小段丟了；這些動作簡直是太異樣了，所以後來得了一個「神經病」的雅號。當然她的後婆是那樣的生氣，請那走江湖的術士畫符收鬼，都沒用，她還是那樣洗手，抽巾，折火柴梗。

因為種種方法都沒使她得到好好的效果，反而增加了她洗手洗毛巾的次數，他們在失望中，祇得把她送進瘋人院去，可是瘋人院把她放了回來，因為他們覺得她腦力正常，神經也沒甚麼毛病；真的，假使你沒知道她家裏有這神經病似的

怪誕動作，你還會以為她是一個精明的女子呢！所以結果，她還是不停的洗手，洗手巾，折火柴梗，怕蟲子……她還是很精明的打麻將，織美麗的絨綿衫，很自然的和人搭訕，做很好的菜……

第四輯 瘋人的故事

朋友的消息

張華

「你該想不到吧？這真是一齣出色的悲劇。」黃沂先生輕輕地搖擺着他肥大的臉。

黃昏的殘餘的夕照，把他激動的臉顯得更紅而帶點光亮。春天的風，從他烟斗上把絲絲的白烟，盪到窗外去。窗外正開着滿院的桃花。這就是春天來了的時候。

我驚奇於這多年不見面的老友，帶來的不幸的消息——楊敏，一個舊日的同學，發狂而於最近死去的消息。

「真的，這樣離奇，使我感到多麼的驚異與不快啊！」我憶念着這舊日同學的影子，感觸頗深。

「可不是嗎？」他輕輕敲掉他殘餘的烟灰，重新裝上一斗。「我們還記得他昔日的樣子，身材是那樣的合適的高度，而他是稍為帶點狹長的；上面嵌着兩顆明亮流利的眸子，而說起話來，總愛輕輕地摸着他細長的髮絲。得們不是給她一個「詩人」的稱號嗎？最近，大約是一年前，我得到同他同事的機會，於是我們更親近起來。以前我們以為他是冷僻而孤傲的。但當你和他長久在一起，你會感到友誼的溫暖。我們下辦公廳的時候，便常常一同走向去；他很喜歡穿套深色的西裝，而我總是挾着這樣大的皮包（他看一眼籠在桌上的黑漆包皮）。我們的住址相離並不遠，禮拜六的午後，照例下辦公廳的時間是早一點，他常孩子氣的拉着我，一同上公園去逛逛，或是到影戲院去坐上兩點鐘。出來，天大約都已經薄薄的帶點黑了，於是，我們又會跑到小酒店間裏去透連一下。當滿街閃耀着燈光，我們帶着輕微的醉意，踏上都會夜晚的街市，夜風撫摸着發紅的臉，我們慢慢地踱回去。當倦意輕輕地爬上身，便日然的跳上一輛街車。他在公司裏辦事很

勤謹，辦事對他的感情很好，薪水也加多了。我有時忙得透不過氣來（老朋友你知道我一向是這樣遲緩的吧？），他却已坐在椅上安閒地寫著東西了。可是實在的，他的事情並不比我少。有一天。我們談起身世來，他告訴我有一個有濃厚的大家庭色彩的家。其中有伯叔兄弟和姊妹。自然，爭執是時常發生。爲兩個傭婦的爭吵，兩個主人會大大的吵一場，苦、鬧，甚至於慣碎屋裏所有的物件。姊妹們又是那樣的在裝飾上考究，你來一件漂亮的衣服，我買一件精緻的飾物。打罵婢女的氣習，和一些小姐們應有的狹小的氣量，她們是一樣不缺少。在這樣的家庭，楊敏慢慢地長成。因爲有他一個慈愛的母親，他得有機會上學校讀書。這，在他的家裏，是只有他一個人獨有的幸福。於是，一些嘲笑和非議的箭，常把他上學的事當做標的。不幸的事開始襲擊他了！在他十五歲的那年，他祖父去世半年後，他的伯叔們爲了爭奪這遺留下的財產，他們不惜用極大的氣力，去請親戚來平理，來作一次公平的裁判。最後，一直鬧到訴訟。這時，他的父親傳染

到流行的疫病，在一個夏天的夜晚，拉上他這忠厚的一生最後的布幕，靜靜地死去。遺留下這兩個伶仃的母子，在這大環境的環境感悲哀而寂寞地生活着，爭奪遺產的訴訟漸漸地告畢，他們只得到一份足以生活的僅有的份兒。自然，是不能和他們的叔伯相比較的。誰願意替一個沒有父親的小孩子，和一個守寡的女人，出一份氣力呢？以後，他到外埠上學，就是和我們得有同學機會的那個學校來。他的母親便接了一個同是守寡的姨母，一同寂寞的住着。我們有時不是曾笑過他寫信太多嗎？爲了他記掛他底母親，一禮拜至少有三封信回去的。學校畢業後，得了他父親的一個舊友的熱心幫助，才得到和我同事的公司裏。謀得一個職位。當晚，他興奮而激動的一直和我談到夜深，當路上已聽到夜食底叫賣聲，他才獨自回去。」老黃舉起茶杯來呷一口，抽出帕來揩一揩嘴唇。

「以後怎樣呢？」我急着要把這悲哀的序幕拉開。

「以後，我們仍保持着密切的友誼。當我發覺到他似乎對我疏遠起來的時候

我漸漸探聽到他有一個少女戀愛的消息。女郎的哥哥就是我們一位年青的同事。從此，我注意到他服裝的漂亮，頭髮和皮鞋的光亮。有時他忽忽的到我桌邊來，談幾句話，又忽忽的走了。有幾次我問他，有這回事嗎？他只快意的露出默認的笑容來。以後日子久了，他也坦白的，同我談起關於他的一切來。他告訴我，他們有結合的可能，但，常常似乎有一些悲觀的色彩。塗在他的眉梢。我得到他已有一個未婚妻的消息。當他父親死去的三四年，由他母親和作爲家長的三叔父的主意訂了婚約。有一天。午後開始辦公才一刻鐘，茶役遞給他一封電報。由他蒼白的臉上，和失常的舉動上，我想着他一定有不幸的事情降臨了！一些也不錯，電報上是寫着「母病危望速歸」的六個字。在一些寬慰的話安慰着他，當晚我幫他整理好行裝，送他上了船。當船上發出急促的機輪聲，他的冰冷的手緊握住我，顫抖而苦痛地說了聲，「再會！」唉！……（老黃嘆了口氣）；以後我接到一封信，那是他到了家後兩星期寫的，他說很抱歉，這樣長久才寫封信來，

他母親並沒有病，到家後才知道是他三叔父的捏造，要他和以前訂婚的妻子結婚。他牢騷地寫了很長的一篇；他又說反抗或許是沒有用的，因為包圍和壓制他的人太多了！他們用一切自以為有理由的話，和手段縛住他，使他連掙扎也不可能。接尾的語句，我還清楚的記得是：「春天要去了！我將永遠沒有春天。」大約兩星期後，我得到他強迫結婚的消息，他沒有喜帖寄來。只草率而簡單的給我一封信，說：「啊！朋友！希望對我是沒有了！連最愛我的母親也沒辦法。我看到一條深淵橫在前面，我自己不敢看，但知道終久是要踏進去的，」從此以後，沒接到他的信。我懷念着這可憐的朋友，最近得到一個回家的機會，使順道去看他。當我到達他的家，我驚異他家房屋的高大與古老，他的母親出來了，從她衰老的臉上，我可看出她是一個慈愛的母親。她似乎為她的兒子擔憂得可以。當我問到她兒子時，她流着眼淚悲痛地說：「他瘋了！」「他瘋了！」我幾乎從椅子上直跳起來。朋友，你真不曉得我那時心裏怎樣，我懷着痛苦的心情，在一間不十分

閃亮的房裏，見到一個舊式的女子，帶着苦癩的面孔，在楊敏床邊站着。後來我知道是他的妻子。楊敏坐在床上，若不是在他家裏，我可發誓，決不會認識他。臉色蒼白而瘦削，眼睛是陷在裏面，我進去，他大聲叫起來：「甚麼人！滾！滾出去！你們這班狗！」「幹甚麼？想破壞我們嗎？啊！明珠！明珠！我們的愛是永久的！」明珠是他戀人的名字。他母親慈愛地說「你的朋友黃先生來了！你曉得嗎？」他毫不理睬的，只是像對一個人親密的說「你看！這世界多美麗，有美妙的鳥叫，有艷麗的花，有綠的草，陽光也是這樣明亮溫暖的啊！」他接着又摸着頭髮，那頭髮枯萎得像一盆蓬亂的草。我真不忍看，因為這熟練的姿態，對我是看得太多了！他又狂笑起來，這笑真可怕，就像在啼哭。過後，他臉顯得憂鬱了，眉毛陰沉在一起，像條線。他像在讀一首詩，「春天去了！我將永遠沒有春天，沒有花香，沒有鳥語，陽光也不如當日的溫暖。這裏是嚴寒與冰冷的深淵，我將如死屍，永遠埋在黑暗的深淵底下。一接着，又亂叫起來「呀！呀！啊！春

天！可憐的春天啊！……」他舉起兩手要打他這可憐的，默默站着的妻。我含了一泡眼淚走到床前。我對他說，「老楊，是我，是我來了！黃沂來了！」他睜大着眼，寔慢搖着頭，遲鈍的說：「你不是的，滾！誰認識你！」他忽然猛的一抓我的手大聲說：「我要反抗，反抗舊禮教，明珠！不是嗎？不是嗎？現在的世界依然是這樣的。他們要殺我，要殺我啊！」他忽然熱烈的拋一下床，大叫「我要活，要活！要活，要活下去！」他把頭伏在我膝上。忽然抬起頭絕望的說：「我沒有希望嗎？我是沒有希望了！」隨着他鬆開手倒下去。他母親請我出去坐，剛走出門，忽然他又大叫起來：「不要走！不要走！一同去！一同去！」似乎是他的妻子的聲音在勸慰他；又聽到瘋人的罵聲，這可憐的女人跑到門口來，眼睛紅着。他母親說：「過一會兒再進去吧！」在客廳裏，他母親流着淚說訴我，楊敏自結婚後便憂鬱起來；她本不一定要他回來，爲了楊敏三叔父和許多人的主張，她遂毫無辦法的屈服了。結婚後整天連笑臉也雖有一個。在一天早上，他忽然憂鬱

望着天空，嘴唇掀動着，像對人講話。一天都沒開口，一夜也沒睡。勸告對他是徒然的。於是，這樣兩三天後，他瘋了；到現在已是好幾個月了。我辭別了走出門，我搥濕我底手帕，我聽得他母親沉重而憂鬱的聲音，「甚麼時候才會好起來呢！一唉！……一個月前，我得到他的消息，他死了！……」若黃悲哀地把身體仰到沙發靠背上，不勝歎息的向着我，把烟斗送到口邊去。

我抽了吸完的第三支烟頭，我也嘆口氣，心上感到異樣的窒息。

窗外，春天的夜的墨紗，輕輕地洒下，桃花的香氣混合着夜的甜味，飄進窗來，正是美麗的春天的夜晚！

哲 學 家 的 戀 愛

周 定 一

情。春假期間，我從遠處旅行回到學校，接到西郊王大學寄來的封信。來信人都未認識，但告訴我的是同一樁事：客民瘋了！已將他送入精神病院。曉得我是他的姪友，特地通知一聲。

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客民爲甚麼會突然瘋狂，我於是立刻跑到那個精神病院去探問。時日夜深，街巷飄着槐花香，而我的心情很紊亂，且略帶恐懼。

精神病院就在附近的一個小胡同裏，朱紅漆的大門。開門房，果然有那麼一個新進來的病人。我說要見他。門房進去一會出來回話，那位病人剛睡着了，請我明早來。我心裏想，瘋人能夠睡得着，料想病勢不會太重的，於是稍爲安下心走回

學校

華女剛回到寢室門口，就遇見H大學的姚君來訪。他也是客民的朋友。我劈頭就問他：「客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一坐下來就這麼一大段：

「他是前天晚上瘋的，那天下午他還和同學們在房裏大談其哲學問題，你曉得他平日是最愛談這一套的。那時他神志並沒有甚麼異樣，話也說得很有條理，不過他特別聽得多而熱烈，好像老不肯休。過後大家都吃飯去了，剩下他一人，在房裏，等到和他同房的吃飯回來，看見他正在燒信似的一束紙，地上已積下許多灰燼，那位同學卻沒有問他。事後他又拉我們到他房間裏去閒談。這回所談的還是哲學問題，他的話更多起來了。後來只顧他一個人說，而玄妙得令人摸不着邊際。有時他忽然停止。摸着頭想半天，再接下去，不十分有條理了。眼光直挺挺的，臉色嚴肅得怕人。和他對談的一些人才感到他今天晚上有點失常，叫他靜靜的休息，大家站起來往外走。但是他忽然從床上跑下來，把房門擋住，要我們繼續和他談下去，態度倔強而暴躁。我們只好留下一兩個人，其餘的都偷偷溜出

房裏站在門外聽，大家頗爲這事着意，不曉得他今天晚上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只聽得他繼續大聲地說：「我要從唯物論和現代美學中間造一座偉大的橋，在橋上安置我的美學理論，也就是安置路痕。」

「路痕？」我問。

「是的，路痕。目前在南京法政大學的那位密斯。是他和你的老同學，而且是他的愛人吧？」

「唔，確是老同學，但愛人這回事，我却不明白。」我立刻感到這事有相當蹊蹺，急於要聽他再談下去。

「他說，他要把路痕當作他的美學的中心理論。不過那時的路痕是另外一個路痕了，而比現在的這個更要高尚，更要美麗。他更在話裏混雜許多哲學上的，社會科學上的，和他的本行數學上的名詞，說些像這樣玄妙得令人只能苦笑的話：『世界上一切都等於零，ininitivo的那面只有一個absolute的路痕』」

後他說得更紛亂，更莫名其妙了。臉上通紅，好像醉酒。終於號哭起來，而且默笑，在房裏轉來轉去，手舞足蹈的。大家才去報告學校，請了校醫來，哄他吃了幾滴安眠藥水，鬧到半夜他才慢慢地睡去。

「可是天還沒亮。他又醒了，把自己脫得赤條條的，跪在枕頭上，拚命的對着窗子那邊叩頭，合着一隻手掌，用死力往鐵床欄上碰，一邊『拜呀！拜呀！』的大叫，那聲音真悽厲極了，好像猛獸被獵槍射倒時的慘號，把全寢室的人都驚醒了，紛紛的跑來看，有人跑攔去想制止他，他就轉過手來打人。只好一直讓他自己鬧得精疲力盡，頭慢慢的只能往下垂，喉嚨也叫嘶了。只乘微弱的呻吟，終於軟攤攤的疊做一堆。我們才替他套上衣服，由兩位同學把他挾上一輛汽車，送到城裏的這個精神病院來了。」

我聽到這裏鬆了一口氣。又和姚君談到這病的原因。

客民在中學時，和我同級，他向來就愛和人家辯論問題，每每爭到面紅耳

赤，怪論百出，從來不肯認輸。我們都稱他做「詭辯家」。但在公共場所。他却很少發言。他喜歡代數，常常找一個公式在紙上變來變去，以此消遣。對於哲學文學方面，也有很深的興趣，床頭常常擺着五部書：數論初步，古詩源，莊子，郭譯的浮士德和少年維特之煩惱。他讀書時，聲調一高一低，頸子一伸一縮，眉毛緊皺，好像很吃力。人家笑他那樣子像一隻被痛打的小狗。他又常常在床上打坐，瞑目合掌。一到他讀書或打坐時，同學總對着他冷笑，然而他還是照常行他的。他老喜歡找人家談論莊子，浮士德，和數學上的一些問題，還再三勸人家讀那幾本書。不管人家對這些有沒有興趣，懂不懂其中的意思，他總是津津有味地說去，說完了就大笑。那笑的樣子也怪，腰一扭一扭的，兩手用力的蒙着小肚子，好像怕倒下天。他的文筆在班裏算好的，然而造句非常撇扭，命意也每每離奇。運動，音樂，他都外行，我從沒聽他唱過，有時只打打網球，然而動作很笨重，頭髮老是亂蓬蓬的，衣服很隨便，皮鞋從不擦油，一雙褲腳管吊得一高一低

的軍，

他就是這麼一個橫當怪僻的人。然而平日也有說有笑，同學對他並沒有甚麼惡感。在我們班上，男女同學之間舉向來不大有來往的。客民在女同學面前更顯得傷促，未說話先紅臉，我從未見過他和路痕談過話。

畢業後，他一人到北平去進大學，朋友少，地方生，不久就寄給我一首長詩，說非常孤寂，很懷戀中學時代的生活和江南的朋友。我間接曉得他有時也寄信給進了漢政大學的路痕。

手塚軍以後，我也到北平去進學校。我問起他這一年來的大學生活，他說讀了好幾部佛經，對此頗感興趣。此後他每隔幾個星期，必進城來找我談談，或是我出城要接他，一談就是半天。他還是那個老脾氣，常常大談他的本行數學上的一些問題，其實我全不懂。他又用心去讀唯物論，美學，哲學各方面的書，中學時代的那種卷子也仍帶在身邊。對於團體活動從不參加，那熱鬧的場所也不愛

狀

哲學家

供

去。我常常邀他去聽戲。他沒有答應過一次。每次入城，除了在我宿舍裏閒談，就跑到市場買點東西，還必定要我作陪。問價錢價也要我代口，好像沒有人陪着就怕踏進店家似的。我也間常問他路痕的近況，他總是很不安的輕輕地說一句：「我和她不大通信。」隨即把話岔開去。我也猜想他們之間的友誼很淡薄，不曉得爲甚麼在瘋話裏却屢屢提到她。

「那裏！你只猜中一半。」姚君決然地說：「昨天我們幾個朋友查看他年來的手記，才曉得他把路痕比作夏綠蒂，而自己是歌德呢。然而路痕却並不和他這樣，始終對他冷淡。我們想把路痕給他的原信找出來看，然而只發見幾封不相干的，大約發瘋的那天他把路痕的信都燒了，不曉得她對他究竟說了些甚麼話，然而大約有使他很難堪的地方。一個月來他精神方面很沮喪，一天到晚皺眉苦思，好像心中有件大事，原來是這麼一場單戀的悲劇！他是中了書毒的人，個性又那樣偏僻，有苦楚悶在心裏怕同朋友商量。他平日愛看唐吉訶德傳，其實他自己

就是唐吉訶德先生，把路痕幻想得越神大化，當作理想的愛人，爬得高就跌得重。到最後還想學歌德於失戀之後寫一編傑作少年維持之煩惱似的東西。也創真一個新的美學系統以爲心情的寄託吧，所以說些那樣離奇的瘋話。」

聽姚君說到這裏，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難怪他一個多月來不進城。放春假的前一天我還寄信去邀他，他沒有來，也沒有回信，我就去旅行了，想不到回來時他變成瘋子。

第二天一早，我再去看他，懷着憂懼的心情，推開病房的門。一眼就看見他像睡在一張鐵床上，手脚都給瘋人醫院特用的一件粗帆布衣套起來了，被緊緊的扣在床沿上，只一雙手掌還能夠略爲蠕動。他眼睛睜望着我走進去，但好像不覺得，仍舊大聲而急促的說着，盡是一些學術上的名詞，還夾雜路痕和舊日一些同學的名字，臉色忿怒而陰沈，那神氣像和人罵嘴。「我費了多少心血去研究資本論，苦呀！苦呀！好難通過那一座橋，然而結果得來的是甚麼呢？一個零，一個

absolute 的零！absolute 的路痕！」我仔細聽了好半天，才出聽這幾句比較像話。他又厲聲向着我叫：「解開！解開！手！脚！」眼光怒射，好像一隻想掙脫繩索的猛獸。我心裏非常難過，多年的朋友一旦竟成這樣！

我去會見那個病院的院長，對他說了客民過去的許多日常瑣事。院長說：「原來他的個性在心理學上是所謂向內性的，神經方面又恐怕有點天生的缺憾，所以他平日有那些怪僻的行爲和嗜好，而於人事上又得不到調和，最後就不得不瘋了。」又說：「不過他這病是可以好的，這十天以內讓病況盡量爆發，過了這個時期，就入於一種萎廢狀態。才好着手治療。」

我回到學校，就立刻寫一封信給路，告訴她這樁事，請她告訴我她和客民的友誼始終情形，以爲治這病的一個線索。

過幾天我接到她的覆信，大致說：「我和客民在中學時代本毫無往來的，他到了北平後，突然寄信問我爲甚麼要進衙門式的法政大學，我回信說沒有甚麼理

由下進來了就是了。此後他就經常來信和我討論哲學上的和政治上的一些問題。對於哲學我完全外行，而他的政治理論也並不能把我說服。我們這樣疏疏落落的通信經過兩年。去年秋天忽然在信裏要我安慰他「難耐的赤心」。我回信說，我向來不做我能力所不能及的事，請他不必在普通友誼之外生出任何念頭。然而他此後的信裏還是這一套話，還寄了一部莊子給我，我只好把它置之高閣。我感覺到這事愈來愈麻煩，一個月以前我就去了一封長信，請他以後莫再來信，否則我是無論如何不回覆的。我還說，「萬一因你的信引起於我不利的事件，要由你負責的。」想不到此後不久就接到你的這封信。」她又說：「這事情的原因如你所說，當全不是由於戀愛問題。然而也怪我處置不得當。目前假若有需要我幫忙的地方，我是極願意的。」還附了幾張客民最近給她的信，短短的幾句話，儼然幾少年維持失戀後的口氣。

我把賸剩的信交給病院院長看過。仍每隔兩三天去看他一次。果然如院長所

說，他慢慢的平靜下來了。那件粗帆布的套衣已經解除，人非常萎靡而害羞，常常用手遮着臉竊笑，或用手指在空中畫線條，一面口中唸唸有詞。有時也認識人，能作簡短的答話。但有時又和初期的病況一樣，亂叫亂嚷，隨手摔東西，把人家認做路痕。況病就一直這樣的一起一落。他的父母由南方來看過他一次，母親整天坐在他的床邊哭。他有時候也認得，口裏唸着：「父親母親大人膝下。」有時候却又把母親當作路痕。

北方發生戰事了，我不能再留在北方，可是又不忍把客民丟下，而且那個病院的院長突然臥軌自殺了，病院將要倒閉，我於是把他領出來，冒險帶他南歸。一路上兵慌馬亂，層層險阻，火車乘客又非常擁擠，我時時刻刻提心吊膽，生怕他鬧亂子，然而他一路上竟不曾說一句話，一切都由我擺布，很少人察覺他是個瘋子。這樣在車上過了兩天兩夜，當他父親到一個站上來接他下車時，我才感到一陣天大的輕鬆。真如放下了千斤担子！

去年十月間我在南嶽山中，忽然接到他數千里外的來信，病竟好了。他這半年來的病中情形，如同醉酒，一切人事不知。目前精神仍非常困倦，有時心中寂寞得着慌，希望能有朋友談談。隨後他的故鄉陷入戰區，從此竟沒有來信了。

大人物之類

王一心

二年前，我在內地的一個小縣份的政府機關裏幹差事，開始認識了這位「近乎大人物之類」的實生先生；在我們的一大批同事中，他是比較為我知道得最深切的一個。許多和他相接觸的人，都以為他是個精神病患者，或者所謂「半瘋半癡」的人；而我却偏諒解他的衷情，不願把他當瘋人看待。可是，不幸得很，我才離開那地方三個月後，他真送進了瘋人院了。

在那機關裏，他是個收發處的小職員；然而論服務的年限，他已混了七八年，在這機關裏也可算是個老資格；也許因為他的閱歷是相當深了，對於世事明白透澈得狠。尤其是他能夠把現代的大人物，甚麼委員長，主席，廳長之類的一舉一動，唯妙唯肖地傳神和表露出來；他能夠在跨發室的狹窄中，作一篇委員長

的擊一講詞，激昂慷慨的神氣，叫大夥兒笑一陣。而且，有時候，他又能夠報告一些大人物們的秘聞軼史，或者他們的身世，給你聽得孜孜不倦。雖然人們都以一種嬉笑調皮的態度，引逗他學大人物的模樣，來調劑辦公室乏味的生活；可是，他的一本正經的裝出大人物型的怪樣，却並不是出以嬉笑態度的。

每天午飯後，常有一大批人擠到寶生先生的收發室裏，開始嬉皮笑臉地逗着他玩。這時，他睜起了眼睛，這兒岸然地做出各式各樣的犬人物姿態。這是認真地說：「這算甚麼！他的爸是開鑿子的。現在神氣啦！可令太太嘴！甚麼東西？老子，臭婊子！」

這樣粗俗的話，他是毫不隱諱地隨口說着。有時，他搖擺着鵝步，官架十足的哈哈起來：

「人哪，哈哈！我不是×主席嗎？」他掙着有沒鬚鬚的下顎，「怎麼不歡迎我呢？」

這樣的話，他總是怪正經地說着，而他的正經的臉相，正是逗人大笑的。差一大片的笑聲立刻透出了收發室。我的許多同事，當剛吃飽了肚子的時候，差不多都有這一句口頭禪：

「一到「瘋子」那兒去消化消化去。」

這做後「消化運動」在我們間已是成了常例。可是，有一次却被寶生先生自己打破了：那天，一個最會胡鬧的小書記李作民，因為去替他戴上一頂司令官用的軍帽，遭他伸手一個巴掌，就和他扭作一團打了起來；結果，大家把他勸開來才了事。從此，和他開玩笑的「消化運動」，也就停止了。一般人都說他是精神病加重了，也漸漸的敬畏他了，本來，據我想，李作民這個小舉動，決不會被打巴掌的，這或者另外有別的緣故吧？

後來，經過我的幾度調查後，知道這十天他剛把自己的妻子毒打了一頓，才來辦公處的。而且他毒打妻子，並不是第一次，據他的鄰人說——這一次他把他

的簾吊在床架上，用藤鞭把牠抽得滿身血痕。甚麼原因呢？大因然不知道，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可是，他却偏愛他的僅有的四個五歲的孩子。從不讓這小孩哭啼一聲；在從辦公處回家，進進門就要衝進房前，不論小孩睡着或醒着，就搶着抱，亂嗅小孩一陣，嘴裏咕嚕着：

「你才真是大人物！哈哈！大人物！哈哈！」

他自己小孩的這種愛心，顯出他真是個好父親，好丈夫；和他在打自己妻子時候的那種粗暴狀態，是個怎樣不調和的對比呀！

也許，是我好奇心的驅使吧，我把他的出身和家世作了個不十分詳細和準確的調查。我知道，他是生長在這縣份的一個鄉村上的。祖上也可算書香門第；可是，並沒有誇耀的功名傳留給他。他的父親相當能幹，因為覺得在鄉下太沒出息了，就到城裏來開一家藥店；他自己也知道一些土方草藥的常識的。藥店是相當的賺錢，可惜，他父親是死得太早了。他才十歲就沒有了父親，因為他年輕幼

小，藥店被和他父親合夥的經理霸佔了去，他再不能繼承父親的基業了。他的母親死得還要早，他剛「哇」的落地哭了第一聲，母親就「呃」的在產褥上斷了氣。父親爲了愛自己的妻子，平時不十分喜歡他，而且或有痛恨的樣子，說他是的「星宿」把母親也「尅」殺了。父親是愛他哥哥的，哥哥是聰明的人；不幸，並沒有建立好事業就先去世了。小時候，他雖吮到些乳娘的乳，可是，很早就斷了乳，賴糕餅長大的。四歲，父親再娶了，他就有了後母。後母是個只知道料理自己，穿着漂亮、舒服，終日打牌消遣的女人；對他甚麼也不顧不問。等到父親一死，後母也就丟了他，到別處去了；結果虧待由他的娘舅撫養，打算渡過了難關。娘舅在社會上是有地位的，偶爾也結交幾個政界上的人；因爲娘舅的思想開明，他總算能在縣立的初中畢業。娘舅也許有提拔後進的心，幾次三番把他介紹在大人先生們面前，說不定也希望他成「大人物之類」肥！但是，他却和他的娘舅大相逕庭，幾次三番要脫離娘舅的家而獨立生活；後來，娘舅同他尋了遺收發

處的位置，再和他訂了一頭親事，他才算獨立生活了。這時，他已經三十餘歲了。親事是娘舅決定的，一個鄉下目不識丁的女人，就開始做了他殘暴性發洩的機器了。

我所知道的關於他的一些，也許不可靠。可是對於他的「近乎大人物之類」的原因，却稍有些瞭解。

不久，那機關的上層組織有了更動，我們下層也有了變遷，我和他都是被裁汰的人員。裁汰後，我就離開了那縣城；後來，從各方面探知一些消息：他把妻子毒打得更厲害了，打得那個鄉下女人逃到鄉下母家去；那個他以為最可愛的男孩，也不幸亡故了。於是，他就一個人在街頭躑躅着。那些裝模裝樣的大人物的姿態，開始在更多的人面前表演了，那些惡毒的侮謾的臭罵，也在更多的人面前流傳了；當他不如意的時候，他也把任何人毒打一頓。結果，他的娘舅就把他送進了瘋人院。

明哥瘋了

美琳

我的一位堂兄——明——是有神經病的，現在已三十多歲了。當他在中學讀書時，還是和常人一樣。人很聰明，相貌也好。因此他得到不少親戚朋友們的稱讚。那時他和伯父母住在省城，我和父母住在離省城二百餘里的一個小城中。在某一個新年裏，父母帶我到省城去和伯父母拜年。那時聽見幾位表兄取笑說：「明哥看上了一位李小姐，在打聽這位小姐的住址，預備去拜望她。」

後來在暑假中，明哥也曾到我家來住過十數日。那時還是和常人一樣，不過每當花晨月夜，常常看見他一個人坐在靜處呆想，有時候還要唉聲嘆氣的喃喃自語。

過了數月，大概是一個冬天的早晨吧，忽然又寄來一封快信說：「明哥近

來神經錯亂得很厲害。終天睡在床上，破聲的哭泣，奉飯都不下肚，大小便也都
在床上。伯母一個人實在累不過來，想把明哥送來，換換水土，不知會好些不，
再則也可以使伯母休息一下。……」

一星期以後，明哥果然來了。啊！我簡直不認識他了。蓬亂的短髮披散着，
兩眼發直，不言不語。從前那位俊美靈活的明哥到那裏去了，我在他身上找不出
一點影子來。雖然換了一個地方，他還同在省城一樣，終日躺在在床上，低聲嘆息
，不過肯喫東西了，並且很貪喫。祖母爲了這事，氣的老是暗地流淚，她老人家
最愛體面，如今好好一個孫兒瘋成這樣，怎不被他人恥笑呢！

此後父親給他請了不少的名醫來診治，祖母一天到晚燒香求佛的找仙方。可
是他依舊癡癡癩癩，不務正業，終日吟糖果，上書場，記得有一次他對祖母說：
「我今天看見一位姑娘，真能幹，會洗衣服，呀！我婆是婆她作太太那該多好
呢！」

當一位遠房堂叔娶新婦的時候，我們都去喫喜酒。明哥一人獨坐在他們的帳房間呆想，不等婚禮完畢，他就獨自個跑出去了。

等我們回家，看見他又和從前一樣的，睡在床上，叫他起來喫晚飯也不肯，又是低泣，嘆息。過了兩天，祖母沒有法想，只好和他說：『明天也給你娶一個媳婦來好不好？你要是這麼不吃，怎好做新郎呢？……』不等祖母把話說完，他就跳了起來，又叫我去給他炒二碗蛋飯來。從此，他時常纏着祖母給他娶親，可是像他這樣的瘋子，誰家的女兒肯嫁給他呢？同時父親也極力反對。

大概過了半年多，一天下午，當我放學回家，一走進院內就聽見祖母在上房罵人，還加雜着父親的嘆息。母親的勸慰聲，和明哥的哭聲，及一個陌生的女人的哭聲。房外站着一羣傭人在偷聽。有幾個從窗縫中偷偷張望。有的在交頭接耳的細語。馬上我就知道一定是發生甚麼意外了，趕忙跑到屋內，原來祖母坐在靠椅上，指着明哥罵：

「你瘋！你幹這種事，到一點事不瘋，好不丟臉。唉，沒想到我活到這麼大的歲數，還晒給你活生生的氣死。唉！我們家的名聲都給你塌盡了，不知那一輩子缺了德，養出你這樣的子孫來。你……」指那個女人說：「你爲甚麼答應他呢？他瘋，你不瘋呀！哼，真氣死我了！」

那女人是隔壁鄰舍家的女傭——阿英——瞧上去已將近四十的人了，聽說她有一個兒子在大街上裁縫店做學徒，前些日子就聽傭人們在私下談論說明哥和阿英有點那個，現在居然事發，被祖母知道了。據說阿英已有三個月的身孕了。

祖母爲了顏面攸關，沒法子只好把明哥又送回省城，阿英被遣到鄉下以待生產。

明哥回到省城以後，還是如此。省城比較繁華，所以他的費用更大了。除了一天不離口的吃零食，還要看電影，又買了許多女明星照片，張掛在臥室中，常以此送與戚友們作爲禮物，別人是不可拒絕他的，不然也許大發病，又會臥床旬

餘。總之，他是再經不起一些小小的刺激了。因此，伯母總是給他預備下足夠的錢供他花用。

又過二年吧，伯父母物色着一位小家碧玉來作兒媳，希望明哥結了婚會好起來。結婚那天還好，以後仍是依舊，終日不停的吃玩，如若大便不暢，他又耍老病復發，悶聲不響睡上幾天。前年他做了一個男孩的父親，有時也會父性流露，抱了他嘻笑，在他發怒時，也許要打上兩下。

到現在他還是如此糊里糊塗的過日子，看起來，他是不會負起爲父爲夫的責任了。

兩個瘋子

尚德樹

瘋狂的起因十之八九由於家庭問題。大半的瘋子是由於自己做了一件遺憾終身的事，結果成了一個孤零零的人，而望望前途又是漆黑一團，沒有一絲一毫光明的希望。假如一個快要瘋了的人，就是沒有重向人生大道邁進的勇氣，而他周圍的人仍給與他以溫暖的友情，也許他照常可以常態地活下去。

我第一次在湖州所遇見的瘋子，是一個年將五十的老婦人，丈夫早死了，十年的含辛茹苦，總算把兒子養育成一個年富力強的小伙子。自己無知無識，青春時代早過去了，『半老徐娘』的時代也過去了。她對於自己還有甚麼希望呢？她的希望不就是兒子的希望？

不幸，她所愛的兒子，她所希望的兒子突然生病死了。一切的希望都化成泡

影，生命的原動力沒有了。而且所生的病，又不是甚麼不治之症，她自己也知道，如果能不吝惜幾個錢，送兒子去住醫院的話，也許自己要先兒子死四十年或五十年哩！

每每當我走過她門口的時候，總聽見她嚎啕大哭，繼之呵呵地慘笑。

有時左手提着水烟壺，右手執着一根手杖，嘴裏喃喃不休地在巷間神色匆促地徘徊着，我們這一羣街頭散學的玩童大聲喊着瘋子！瘋子！老遠地用石子拋過去。她也不甘示弱地放下水烟壺，拾起一塊大石頭，扭動着小脚，揮動着手杖，氣吁咻咻地過去，當她看見我們已逃得無影無蹤，少不得又哭一陣笑一陣，現在想起來，也許他笑的時候比哭的時候更痛苦吧！而我們那種對她無理的欺侮，也使我有點惘然了。

第二次，在我的故居小溪口鎮上又碰到一個女瘋子，當她神經失常的前，在人家的眼裏她是相當幸福的。父母早死了，哥哥是種田人家，對家開肉，子

賺過錢，現在還開一引豆腐店，每年總要放一百多担米。她的丈夫我也認識，生得相當魁偉，在小朋友當中也稱得是一個體面人物。

不知怎的，和撐竹排的二喜子勾搭上了，捲了一點東西雙雙地逃到上海。到底小鎮市上的小工人和鄉村姑娘的腳路有限，不久很容易地就給公公和丈夫找了回來，打一頓就此下台驅逐。

哥哥嫂嫂也氣極了，罵她是賤東西，有福不會享。鄉下人的禮義廉恥的觀念本來很重，自己妹子做了羞見人的事，門風掃地，而且又丟了這一門好親戚。又氣又恨，自然不認她做妹子，也不要她回家住了。

掉轉頭再找二喜子，可是二喜子不但養不活她，胆子也小，而且又是薄情薄義的人。這一方面又是絕路一條。

一個無知無識的鄉村青年婦人，一旦喪失了家室，精神上重大的打擊和經濟上的困苦，再加上周圍的人無情的訕笑，於是瘋了。我敢相信她一定想自殺過，

而且正當實行自殺的時候她此瘋了的。

她現在雖然過的是乞兒生活，可是她不相信她自己是乞丐，她自視很高，她不願和乞丐居在一起。夜裏她獨自睡在廁所裏，蓋的墊的都是稻草，聽說時常把坑裏的糞取出來塗得滿街滿地，白天沿街討一點飯吃，不給她，就滿街亂滾，口裏嚷着：『肚子餓啊！肚子餓啊！』有時也叩頭如搗蒜地請人家給碗飯吃。

本來和她熟悉的人，遠遠地見她來了，不好意思。扯身就往屋裏跑，她很快地跟過來大聲地喊着：『大嬸！你莫跑，我也不打你，我認得你哪！』當人家把大門碰地一聲關上的時候，她立在門外怔怔地不作一聲。

有時候她討飯討到自己家裏，婆婆可憐她，拿一碗飯出來施捨的時候，她馬上好像認得，動起過去似的。臉一紅，悄悄地走了。

有一天夜裏打更的有貴不懷好意到廁所裏來拜訪她，她大嚷大喊驚醒了左右鄰居，並且還用一副凶器很神氣罰了他一次。恐怕在這一方面，她青春之火

永遠不會再燃燒起來了。

我見到她，總是穿得乾乾淨淨，坐在屋檐底下默默地替人家做針線藉以糊口。碗飯喫。有時疲勞了，放下活計，兩眼絕望地，凶焰畢露地注視來往的行人。

誰的罪過？

五年前，那時我還在高級中學讀書。

她和我同學，比我低一她；她是一個聰敏秀麗的女孩子，但生性很孤僻；平時總是保持着一副謹嚴冷靜的情態，少言笑，與別的同學們落落寡合；班上的朋友們給他起的綽號叫『女聖人』，大家都很敬愛她。

男同學們傾慕她的不少，我也是一中之一；可是因為我們不是同級的緣故，所以我們二人可以達到做親密朋友的望成分極少！然而我却有另外一個難得的機會：我們二人的家同住在一條街的一個胡同裏。

每天上課下課出入家門的時候，我們時常相遇；最初自然只是我單方面的注意，可是不久之後，我就發覺她同時也注意着我。這一來使我興奮極了，也

愉快極了，心裏充滿了一種難以形容的美妙的幻想。以後幾個月，我們的情感迅速的增長了，每次相遇的時候，彼此總是深深的默然的相視着——我開始知道我們之間已經有一種叫做「愛」的東西存在着！

雖然有着很好的接近的機會，可是我們終於只做到以目光互示愛慕的程度，我們自始至終，保持着緘默，沒有談過一次話；我不知道究竟是爲了甚麼？直到現在，我仍舊不明白那時是懷着一種甚麼心情：爲甚麼不向她做進一步的「愛」的表示？

就這樣，我們過了將近一年。

當我在高中三年級的那年春天，忽然傳來了不幸的消息：她瘋了！她致瘋的原因很簡單：她父母強要她答應一樁已經安排好的親事，她非常不滿意，堅持着不肯依從父母的意思；因爲神經上受了很大的刺激，第二天她的意態言動就有些失常起來！可是誰也理解不出何以她爲了不滿父母代訂的婚約而竟至瘋了起來！

狀

供

甚至於她的父母，也表示這是全然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事。所以用常識去判斷，她發瘋的原因，除了由於她的性情過分孤僻激烈之外，似乎她心裏還存有一種很大的隱衷！

這時，我對她的情感已疏淡得多了。因為家庭裏的種種問題和性格志趣上的差異，我們大概沒有結合的可能。所以我已經放棄了從前對她的夢想，開始和另一個同級的女同學相愛戀了。當我聽到她瘋了的消息時，心裏不免激動起來，我很替她惋惜，她為爭取婚姻自由而犧牲了！我這時才覺得舊式強迫的盲目婚姻的確是一把殺害青年的利劍！

我後以的幾個月，時常聽到她在家裏混鬧的事：打人，罵人，哭笑無常，飲食和睡眠也無定時，她已經成爲一個百分之百的瘋人了！她家人將她關在一間屋子裏，她却把屋子裏所有的物件都打壞，打壞之後，破竄逃了出去。在街上，她穿破舊的衣服，鬆散着頭髮，唱着，叫着，鬧着，有時竟坐臥在馬路中；她的

心情早已變態，她再也夢想不到以前矜持孤傲的產壇了！她父親是個有相當身分的公務員，以爲她女兒這樣鬧，使他面顏面很難堪；但最感覺到難堪的要算是我了；因爲當她「高興」時，居然高聲的提著名在罵我！於是她家人才漸漸地知道了一年前我和她的一段「默愛史」。我也才知道她的瘋實在和我有着很大的關係——「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對於她的瘋，我不能不抱着十二分的歉意。

同學間已經鬧傳着這件「有趣」的「校聞」，互相探詢着她和我的消息，無形之中已將我判爲「罪人」了——但我仍舊默然！我不向他們聲辯甚麼，我知道即使去聲辯也是無益的，我只覺得我並未做錯甚麼事情，我問心無愧！但我却默然地爲她祝福，希冀她能早日恢復精神上的健康。

有些時，她還跑到學校裏來，走進她以前的教室。默然含怒坐着，不和任何人交談，她那年老的母親總是憂戚的跟着她，不時喃喃地勸她，或用手帕拭淚！

同學們自然不能再和她談說甚麼，可是她似乎也並未注意到我，她只一人樓上樓下的跑着，或把紙張撕成碎片，從樓梯上揚散下來，自己看着大笑，她母親站在旁邊呆視着。學校當局因為她是神經失常的人，而且並未攪亂課室的秩序，所以就由她常到學校裏來玩，未予干涉她。這樣，大家也就習以為常了。

但是，令人驚懼的事終於發生了。

一天下午，當我們正上課時，她突然走進我們的教室，這是以前絕未曾有的事，這使大家都相當緊張起來！她滿面含着不可遮掩的怒意，默然坐在我斜後方的一張空椅上，和我相去不過五六尺，我雖覺着有些不懌，但還能保持着鎮靜的態度，坦然地去聽講書。我絕未夢想到幾分鐘之後，就要有一樁極嚴重的事情發生！她母親這時仍舊戚然站在她的身旁。

突然後面一聲喊叫，我立刻回轉頭去看，一瞬間只見一個光閃的東西從我耳旁腦後飛過，接着就落在椅旁牆角根；我定睛一看，原來是一柄足有八寸長短，

光閃閃的雙刀突刀！刀尖插在地上，水門汀被挖起了一小塊！我立即毛骨悚然，站了起來，跑到離她較遠的教室一端去；同學也都大駭，亂跑亂躲！女同學有的竟哭叫起來；教師更是莫明其妙，於是教室中爲之大亂！

她看見那一刀沒有成功，立刻雙手舉起坐椅，就要向我擲過來。幸虧她身旁的母親極力牽住了她，不讓她自由動作；她掙扎着，臉上露出從未見過的可惡表情，釘視着我，口裏詛咒着！她母親早已是淚流滿面了。我依在教師身旁，有些戰慄了，我一句話也說不出，真可羞，我竟這般懦弱！

但是我不知道她爲甚麼要殺我？我並未做過甚麼事情；我從前雖曾愛過她，後來又去愛另一個女子，但那絕不是甚麼「遺棄」，我覺得我并未犯「罪」！可是她爲甚麼要殺我呢？社會的罪惡麼？

我出神地望着她，這時，她的憤怒好像已經消去了些，但還不住口的叫罵着，我也聽不清她說些甚麼？最後被她母親硬拖着走出去了，到門口時又站住，

將懷中一條白手帕抽出，反回頭來恨恨地對我說：「拿去吧！這是你的東西！」說着將手帕遠遠地向我拋過來！

同學們不約而同的驚奇地向我看着，可是我自己更覺得莫明其妙，因為那條手帕實在並不是我的。

她走了之後，教室裏恢復安靜了，不久教師又開始講書了，可是我却再也不能保持坦然的心態了。

我極力去思索所以會發生這悲劇的原因！我不同白爲甚麼她對我會有這樣大的敵意？甚至想把我置諸死地！我以爲她最大的不滿意是恨我「離」開她去愛另一女子，但那是我的自由，誰也不能干涉我！我想她之施這最後的手段，或者由於她那悲態的心情中，一種激烈的妬慕的表現；可是在這幕戲中，她始終未曾留意到我現在所愛戀的那位女同學（那時是也在場），所以我終於疑惑着。……

此後，她家人怕她鬧事，將她鎖在一間空屋裏，不讓她在外面跑了。直到現

在，我就沒再見過她！

我在大學二年級時，朋友告訴我，她近來常跟她父親到外埠旅行，聽說已經好些了！

現在不知她怎樣了？我祝福她早已恢復了健康！

我的父親

林 飛

我的父親，我的死了一年的父親，他在壯年時，做過相當大的事業；可是他暮年却非常失意，在一家的生活煎逼之下，那白髮蕭蕭的老人，還是到處奔走。可是不濟事，家境日落，一家的生活費還靠舅父們津貼，後來他在上海和別人合股開辦石灰廠，不幸所集之款全被捲逃。所辦之廠，當然是曇花一顯而逝。他在這種意外的打擊之下，一雙老花眼竟因日夜憂慮而失明了，他開始做了瞎子，那正是五年前的事。

事後，舅父們答應供給我一家的費用，於是我的父親像受了傷的老戰士，回到杭州閒居着，他每天在烟霧中，消磨他的殘年。

然而上帝却注定了他的殘年不得這樣平安，當時和我們住在一起的有幾家遠

房親戚，他們看見我一家坐享充分的津貼（？），於是妒忌了，開始攻擊了。

「阿飛爺你真福氣，眼瞎了倒有了靠山。」

「阿飛爺，坐着吃吃倒胖起來哉！哈哈。」

「阿飛爺。……」

父親雖是個瞎子，倒受不了這種諷刺；有一次，他終於耐不住心中的憤怒，罵將起來：「滾出去！你們這班流氓，這是我的地方，用不着你們多嘴。」他突然拿了烟管立起來。

「流氓？哼！只有靠別人喫飯的才是流氓。這地方並不是你出錢租的呀！」遠房的親戚們更加緊了他們的攻擊。

「滾出去！」父親向着他們發言的地方衝去。

「砰」的一聲，父親撞着柱子而跌倒了。頭正碰着了門檻，流出血來。他還想掙扎起來，可是却不能夠，他只有喘氣的份兒。

這房的親戚們開始跑掉，剩下了我和母親，我們連忙跑去把父親抬到床上，用熱水洗淨了血，再把牙粉搽上了傷口。那時父親流着淚嘆着氣說：

「柏華啊！你爲何沒良心的丟了你年老的父親？你看我瞎了眼還要受這種瘡氣，唉！我還是死了罷！」父親力竭聲嘶的狂叫着，母親在旁邊含着淚勸他。

柏華是我的哥哥，在七年前的夏天，當他高中畢業後，却染了霍亂去世。父親以爲假使我的哥哥還在世上，那麼一家就不需要受人津貼，遭人譏笑了。

自從這事發生後，父親的心情有着劇烈的變動。當他午夜睡熟的時候，他會突然的躍坐起來，雙手打着自己的嘴巴，口裏喊罵道：「打死你這沒出息的賊種，你這婊子養的。」

拍，拍，拍，拍……

我母親被他驚醒後，她爬起來勸解他說：「阿孫爺，別天再打罷，不要凍了你的身體。」她一面用力捉住他的手，然而沒有用，他仍掙脫了手繼續地打着。

「打死你這婊子養的，看你下次還要靠人不。」

拍，拍，拍，拍……一直要打得他自己的手膀酸了，才「唉」的一聲，倒下
去又睡熟了，母親在旁邊含着淚對我說：

「飛看着罷！，將來替你爺排口氣。別再受人家的氣。」母親抽噎很厲害，
夜闌人靜中，我對着窗外的月亮發着決心的誓。

有時在白天，父親正好端端的坐着吸烟，忽然他聽見了敲門聲，就馬上恐怖
的叫起來：「強盜來殺人了！別開門，我怕啊！」立刻便扶着拐杖跌跌衝衝的躲
起來，他只立在門後發抖，面上變成青白色。

有時在喫飯的時候，他突然擲下桌上的碗盆。

「要這些整脚的碗做甚麼啊！我是個有錢的闊老呀！」他狂喊起來，接着又
對我說：「阿飛，到中國銀行去討回他們欠我的錢，一共念五萬，再加上利息
——三五十五，四九三十六……噢！連本帶息一共三十萬塊錢，他們不要賴，不

然雷公菩薩會打煞他們的，快點去……哈哈……三十萬，大闊老啊，哈哈。」父親愈說愈興奮，他拿着拐杖亂打着桌上的碗：

「砰！棚！砰，砰……」靠近他面前的碗，全被敲碎了，母親連忙捏住了他的拐杖，一面和着父親的口氣對我說：「阿飛快去，記牢三十萬塊洋錢，不然你爺要揭掉你的皮。」她一面向我做着手勢。

「曉得了！」我假裝答應着，又放重了脚步假裝跑出去碰碰門，然後才敢蹣手蹣腳走過去繼續吃着飯，父親聽見了門聲，就停了笑，五分鐘後，他把剛才的事，忘得乾乾淨淨，因為他要吸煙的時候，總要叫我給他點火。母親和我互視着苦笑。

還有一次，父親不知怎的摸了一把剪刀，他一聲不響的剪着自己的手指，幸虧母親看見得早，急忙硬奪下來；可是他的小姆指却已經剪掉一塊皮肉，血流如注，可是他自己似乎並不覺得痛，因為母親把他的傷口包紮起來的時候，他卻

用力的把布撕去。

「做甚麼啊！難道你們不許我剪指甲嗎？」父親似乎得意的質問了。

光陰像流水般的過去，我的父親的瘋狂病却不見得好，相反的却一天天沉重下去；家中當然沒有餘錢來給他請醫生。半年後，他連屎糞都撒在床上，並且還吃着自己的糞，弄得滿屋臭氣，再加他不肯剃頭，滿頭蓬鬆着長髮，在夜裏看了，簡直像個活鬼，有時他脫得赤條條的，站在母親面前做出猥褻的樣子，然而他似乎並不覺得難為情。有時在半夜中，他突然狂叫起來，一會哭，一會笑，弄得鄰居們都不得安睡。當然，我母親聽而閒話也就更多了。

我的父親苟延在這樣瘋狂的生活之下很久，最後在去年的夏天，他終於永別了這充滿了譏刺，卑陋，冷酷的魘魅世界而死了。

天才的瘋子

戴滄洛

在大學裏我有一個朋友，他的思想、性情、舉動、言語、處處都和我們平常所稱做瘋人的條件吻合着，而他自己也就名聞遐邇地給人稱做趙瘋子了。

凡是普通人所做不出的舉動，他都能很自然地做出來，他在街上走時，總是不住地跳躍，像一隻永不休息的烏鴉似的；當他正在跳得高興的時候，倘若路上發生一件「新聞」，如一輛腳踏車撞倒了一個小孩子，或者一個行人給香蕉皮滑了一交，他便立刻站住，注意着事態的發展，等到事情已經過去了，看聞的人都散光了，他還像木偶似地鶴立在那裏，半天才如夢方醒地一路「渾蛋！」「渾蛋！」「豈有此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罵回去。

上課的時候，他有時像幽靈似地跪在角落裏，書也不打開，兩隻眼睛對着天

花板發愕，突然接二連三地打了幾個大大的噴嚏，其聲尖而銳，引得大家都隨堂大笑，忽然他又將臉沉下來，像給人借去了三升毒豆似的怒罵起來：『打一個噴嚏有甚好笑，格格，格格，怎笑得出來的！』接着又是更尖銳的一聲。

他的衣服頗有點像戲台上變魔術的小丑的打扮，有時上面一件西裝上套下面一條中國的洋布褲；有時是一身筆挺的西裝，頭上帶一頂鴨舌頭帽，腳上却穿着一雙破了一個洞的白帆布網球鞋，有時滿臉塗滿了鐵烟灰，頭髮亂七八糟像一隻發了威的刺蝟，破西裝，破皮鞋，神氣活像卓別麟。

午飯之後，一個鐘點內是一天最快樂的時間，大家在講堂間裏沒事做，他便將長褲脫去，祇剩一條貼身的短褲，跳到講台上，扭着屁股，表演草裙舞。

有誰觸犯了他，或遇到某種不如意的事，他便伏在床上，半天不響，一會兒，突然像醉酒的瘋子，跳起來將桌上的茶杯，熱水瓶，硯台完全弄到窗子外面去，將衣服用剪刀剪得粉碎丟在地上，將書裂成碎片，四面拋散。然後拉開被，

向床上一倒，嗚嗚地哭起來了，過一下，就漸漸地睡去；第二天起來，同學問他昨天爲甚麼生氣，搽東西，他茫然地好像完全不知道有過這麼一回事似的。

有一次他身上穿着一件黑馬甲，上面寫滿了英文，在車行裏租了一輛人力車，滿街亂跑，不幸給校務看見，於是便以「精神反常」的名義將他開除了。

從此，古城裏沒有一個人不知道他是瘋子，走在街上，小孩子都用石子擊他，給他難堪的侮辱。

但是他是瘋子嗎？不，他不瘋，他比誰都聰明，他會說各地方言，他能用山東話，北平話、福建話、揚州話、蘇州話、夾在一起，天衣無縫地講一段「長板坡趙子龍單騎救主」；他會唱紹興戲，會唱天津大鼓，會唱揚州小調，會唱京戲，會唱小熱昏；他懂得三國語文，日文，法文，英文——雖然並不精通——但都能勉強綴幾句；他還會造收音機和電話，在宿舍裏，他替我們每個人的床上都裝一隻乾電池的電話機，熄燈鑼敲過後，我們便躲在被裏用電話暢談；他的談鋒

很健，有時候滔滔不絕地可以講上三四個鐘頭不停嘴，總之，他是一個極聰明的，而且是個多方面的智慧人。但爲甚麼別人漸漸地同他表示出排斥的行動？於是他又開始了他的第一次的流浪生涯了；失學了一年，流浪了一年。後來靠着幾個朋友的幫助，考進了一家著名的高中，日裏讀書，夜間就做民衆夜校的教師。這時，他開始讀社會科學和哲學的書籍，他的思想也漸漸激烈起來，他常常在作文上和言論上詛咒社會的無理，當局的懦弱，學校的腐敗；三天兩天就給訓育主任叫到教務處吃大菜。在高中三年級的那年，他的行動突然神秘起來，常常幾天看不見他的影子，但是大家都忙着會考，誰也沒有將這件事放在心上。

後來，聽見一個國文教師說：他參加了甚麼黨，給人告發，便被捉到衛戍司令部去，現在學校裏正想法保他出來。我們都替他擔憂，恐怕他有生命的危險。靠着校長和全校教職員的力量，用了一個神經病的名義，僅僅坐了五個月牢監放了出來。

但是他的神經已經受了刺激，真有點反常，據說在牢裏受了很苦痛的酷刑。中學畢業之後：一同升進大學，他的神經病，益發顯著了，同學都說他是個瘋人，其實誰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呢？蘆溝橋事變，我逃亡到上海來，我接連寄給他三封信，都沒有回音，在那個環境中，誰能保證他的神經不錯亂呢？瘋朋友，倒願你無恙啊。

平 子 先 生

挽 仁

二十五年的冬天，公司裏因爲工作上的需要，從漢口聘來了一位化驗員平子先生。平子先生是一個二十七歲的青年，中等身材，體格壯健結實；爲人沉默寡言，拙於詞色，說話時聲音微小，語句善斷若續，非別人注意傾聽，不易明白他的真意；平常喜獨行獨坐，無事時便在自己的房子裏悶着，翻弄書本，或清理衣物零件；吃飯與工作時，雖與多人相值，亦不輕易言笑；性似多疑，對他人一言一動與日常事象，都一一苦思冥索，深加分析，故終日雙眉緊鎖，垂頭慢步，如有重憂者然。

他來公署之初，適值工作忙碌，每日埋頭化驗室中，努力工作，並無他異。不過因性情與人不同，同事相處之間，便不能十分融洽。好在各有所事。互不相

犯，尚能相安。平子先生對他技術方面的事，極端保守秘密；當別人問到化驗上的方法時，他很感困窘，不願意爲人明白解說。化驗室中有些儀器之類，新奇動人，一部分同事，未免常往觀玩，他對這些常來光顧化驗室的人，不甚歡迎，往往以最難堪的態度，使旁人退出。公間裏有一二位同事，對於化驗方面的事，頗也一知半解，每和他談論的時候，他總現出驚惶不安的樣子，據說平子先生雖是一個學化驗的人，他的學識經驗，並不十分高明，技術上的小小錯誤，是常常有的。他來此之前，已受過了三年的失業痛苦，或許是他的精神上已受過很大的激痛，所以對他人的無心之談，都認爲是有意的欺弄。

平子先生此種『歇斯底里症』似的舉動，未免引起公司裏少數同事的不良反應。相處既久，難免不發生摩擦，彼此間的態度，便沒有初時那樣客氣，言談之間，便常有不合之處。平子先生若是一個襟懷寬闊的人，對這些少數人的熱嘲冷諷，儘可不理。而他既是那樣易感多疑，一事一物，均足刺激他的對象；內心痛

苦，自不待言。其次，爲了榨油問題，他與公司中的經理，起了一次小小的爭辯，他雖明知道自己的錯誤，但仍固執他的意見；又有一次，他因爲化驗技術上的處理失當，頗受經理的閒話；因此，他內心又增很多的不安。

他是個技術人員，他的職位，是有相當保障的。但他竟對自己起了懷疑，失業兩個字時常在他的腦海中飄浮着。他覺得公司中的經理已經不再信任他了；他以爲公司中的同事，也正在設法排斥他；週遭的一切，都在向他包圍進攻。他寫信給他的朋友，說他將重陷於失業的恐慌中。他不能在此久居。否則一定會有生命的危險。他日夜焦慮着，好像末日即將到臨的樣子。我們的公司是初成立的，職員的增添或調動，是常有的事，而他對這些人事上的情形，非常注意。每當公司增聘職員的時候，他必詳細的探問，那人是从那裏來的？在公司裏担任甚麼工作，某次，公司中招收了一個化驗學徒，曾引起了數日的不安，認爲公司中排斥他的具體事實已開始了。

我們的公司位於四川一個小商埠的鄉村裏，地方幽僻，自然風景很好。在一個初從城市裏出來的人，當然感覺滿意。可是爲時既久，孤獨寂寞之感，便襲上心頭。平子先生從前本是過慣家庭生活的人，而且是情感正盛的青年，豈能耐此孤苦。且公司中的同事與之格格不甚相得，生活方面，未免單調，精神上自然感覺不快，於是終日鬱鬱，如癡如呆。有時佇立江濱，凝望雲天，有時深閉寢門，端坐床頭，如參禪然。有時在屋子裏往來踱方步，仰首書空，有時獨往山野，一坐竟日，生活狀態，似已異於常人。

二十六年一月至四月間，公司裏工作清閒異常，每日無一事可做。同事們遊山玩水，圍棋讀書，各有所事，獨平子先生在愁城悵海之中，過其痛苦生涯。同事們雖常常加以慰解，終未能去他心頭的鬱結，悲慘的事終於不可避免了。

平子先生的精神狀態，一天一天的惡劣下去。他被失業的恐怖整個籠罩了，他談話與舉動，都對他的前途表示極端的悲觀，好像他已是失業羣中不可避免的

犧牲者了。他怕和旁人在一起生活，他在旁人臉上所看到的，全是譏刺他鄙棄他的投影。他睡眠很少，每日呆坐在屋子裏，癡望着窗外，或者在花園裏獨自走來走去。有時憨笑，有時又流兩滴眼淚，他報告公司經理說，有人要謀害他，要求保障他生命的安全。公司中的同事，看見他這種情形，心中都爲之不安，拿各種言語來慰解他，以「共同進退」與「共同生死」兩句話來作他的職業與生命的擔保。他初時心中似乎開展了一點，病像稍減，且要和同事們親近親近，特地拿出十塊錢來，請大家吃酒席。可是當大家正在熱情的時候，他忽默默離席而去。

此後，平子先生仍在痛苦中過日子。衆人的慰解，也失了效力。一日，公司經理的一位至友——也是他的相識——路過此地，知道他此種病態，便極力加以勸導，並寫一封負責的信交在他的手裏，以人格担保他的職業與安全，他仍是搖頭不語，默默沉思，好像是在考慮那封信的價值似的。後來經理的朋友一走，他的故態復萌了。

從此以後，平子先生的病態就嚴重化了。他兩眼發着兇光，眼珠周圍是鮮紅色，臉色鐵青，他忘了飲食，睡眠，以及日常生活上一些必需的事情。大罵公司中的每一個人。質問經理爲甚麼想要把他送到警備司令部去受槍斃。他喃喃不絕道：「難道你們有殺人的權利嗎？這世界全是你們的嗎？」因他餓了幾天，同事們便送一盤饅頭去，他剛喫了半個，看見那黑色的餡子，忽然像想起甚麼事禁似的，大喝道：「你們想拿咖啡來毒死我嗎？」於是饅頭和盤子，都被擲在地板上。一天早上，他跑到花園裏一個水池內去投水，水池很小，儲水不多，僅將他的衣服打濕了一半。投水之後，又跑到一顆樹下站着，從口袋裏掏出一根麻繩，做成一個圈套，掛在樹枝上，將頭伸進圈內，想縊自經。因被監護他的人發現而被阻。他破口大罵道：「難道我求死的權利也沒有了嗎？你們既不許我生，又不許我死，你們想要慢慢地磨死我嗎？」他不進飲食，每日僅喫少量的水菓，像是怕食物裏面有害他的毒藥；但他又似乎想死，想在死中去求得他的安全，以死

來報復社會對他的惡意。

平子先生確已失去了清明的腦神經，「瘋人」兩個字葬送了他一生的幸福。公司方面終於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派人送他回轉家鄉去。當他走出公司大門的時候，他大聲呼喊道：「他們就槍斃我嗎？」他又高唱黨歌，高呼「打倒帝國主義」與「中華民國萬歲」的口號。

第五輯

我所見之低能兒

黑兒底生活斷片

季鎮淮

要是遠遠地排起來，黑兒還是我的親戚。他嘗着人生最神秘的苦痛，他好像度着一種非「人」的生活。然而他自己是不知他是一個「人」的。

黑兒在二十六歲那一年的春天，才娶媳婦。照他的家庭情況說，他早該娶媳婦了。他的父親兩條腿是很粗的，走路時總要扶着拐棍；他的母親也是咳嗽喘喘的，不能做些甚麼；況且他倆皆是五十多歲了，黑兒又是一個獨生子，沒有兄，也沒有弟。因此家裏的一切農務雜事，都要仗着他一手包辦；而且還要抽閒空兒到別人家去做工，付幾白工錢回來做家裏日常打油包烟的費用。黑兒日夜苦着，從未見他表現不耐煩的樣子。然而他常常是「吃力不討好」的，連他父母都說他做事沒神氣。黑兒在這樣地家庭環境中，的確是需要一個媳婦來同他合作的。

狀

供

黑兒歲數雖然慢慢地增加起來，不知怎的，身子老是那麼高，使人爲他着急，他的背有點駝，他的嘴在走路時總是張着，他望人時總是着瞠白眼；在冬天，他老是穿着一件破棉襖，脚上只有一雙草鞋；不知甚麼叫「冷」。在夏天，除了穿一條破的短褲外，渾身都是赤膊的，用着黑皮和烈日鬥爭，也沒有聽他說「熱」。他沒有唸過一天書，連扁担上一個「一」字，他也認不得。他頗不愛說話。但一說，却就先流出一口水；他的舌頭，好像是短半截，也好像是硬得不能動彈，因此他的話總是使人半懂半不懂的。有些小伙子喜歡拿他開玩笑，他只是抱着不理睬主義。如至多翻翻白眼表示抗議，迫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他便揚着嗓子罵道：「小狗唄的。」這是他罵人時唯一術語。黑兒遲遲地不要媳婦，他父親要等他身子高一點，樣子穩一點，說話清楚一點，却是主要原因之一。

黑兒還有一種習慣，常喜歡來一個「小偷」的把戲，他最喜歡偷燒餅店裏的燒餅喫。可是他偷的藝術不很高明。他先是站在燒餅店的門口，臉向着天空，翻着

白眼，並不向人看，也不向燒餅看，就是那麼呆站着。燒餅師傅便撩他道：「黑兒，你站在這裏幹嗎？」他只是把頭一扭，表示不睬，仍舊呆站着。忽然間，在衆目監視之下，他搶了幾個燒餅就跑，連跑帶吃，幾個燒餅一齊住嘴裏塞。燒餅師傅會同老板隨後趕來，等到抓住他的時候，燒餅已經吞下去了。老板氣恨恨地批他兩個嘴巴，燒餅師傅也弄他幾拳。一些看熱鬧的人便說：「饒他罷，他只是個畜生，燒餅算當給狗吃的！」這總算爲黑兒說話。黑兒在這衆人笑罵聲中跑開了。

當黑兒再站在燒餅店門口的時候，燒餅師傅首先就要對他不起：「你的媽媽的，還不滾蛋！你老子怎樣生你的！」黑兒也不走開，也不做聲，只是呆望着，好像燒餅師傅並不是罵他的。最後必得燒餅師傅跟他動手動脚的，連打帶推請他走，他才慢慢地走開燒餅店的門口呢！

燒餅吃，他自己並不知道這是一番不好的行爲；他父親雖然也常

常爲這椿事罵他，他並未改過，恐怕這也成了他父親給他遲婚的一個原因。

然而終於不能再遲了，在黑兒二十六歲那一年的春天，他父親給他擇了吉日娶媳婦了。這項消息傳出後，何莊的小伙子又多一椿拿黑兒開玩笑的資料。「黑兒，你快要娶親生子成大人了。」「你不要給你媳婦刷馬桶呀！」「不要戴綠帽子當烏龜呀！」每一個小伙子遇着黑兒就這樣地拿他開玩笑，特別是他的堂兄弟來得認真。黑兒總是低頭不理，嘴邊咕嚕些甚麼，別人却不甚了解。

在他正式結婚那一天，他父親叫他穿一件新的竹布大褂子，他却偏不肯穿，他說：「新衣服不好看，又是大長弄不慣。」這是他母親當翻譯說給大家聽的。

他不肯在家裏招待來賓，他要下田去，又要住野外拾狗糞去，他父親不能照准，他就往廚房裏跑，要燒火；廚師傅說：「你今天是新郎官兒，那能要你燒火呢？」

「他不理，坐在鍋後草堆上，偏不肯出來，大家只好隨他，他母親在背後落淚了。到了傍晚，一座紅綠轎子把他媳婦抬了來，他父親教他跟新娘「拜堂」，他也

不肯，衆人勸他，他也不肯，他母親又來跟他說：「乖乖，你不要媳婦嗎？」他好像生氣似地說：「你……不會教爸爸跟她拜去嗎？」沒法，只好隨他。晚上，他媽教他進新娘房，他也不肯，硬要在草堆上睡。最後，不知這位新郎是怎樣度過這「洞房花燭夜」的。

黑兒結婚後三四日，何莊便流行了關於他的傳說，有的說：「新娘一進哭了幾天幾夜，要上吊，要投河，要跳井，種種慘劇，鬧得黑兒父母也日夜哭泣。」有的說：「黑兒不肯跟新娘同床睡覺，而新娘也不准黑兒上床。」他的堂房嫂子碰見黑兒就笑問道：「今夜你在床上睡的呢？還是在地上睡的呢？」他照舊不理。有時把他弄急了，他才罵道：「小狗唄的！」

談起黑兒的媳婦來，還是他的遠門表妹。她雖是鄉下姑娘，長的却不差。因此，她難免有「不得侍婿」之憾。在夏秋の早晨，她同他往田裏工作去，她從未跟他一塊兒走過，不知是他不願意呢？還是她不願意？有一次，他倆在田裏不知

爲了甚麼，起初是口角，她羞他簡直不是人，怎麼生的！他半天一句：「你反正是我的女人！」這大概是他母親教給他的。她格外生氣地說：「誰是你的女人，你配不配！」最後，他倆使衝突起來，黑兒雖有點力，可是又呆又笨，她兩手抱住他的身子，用力一擲，黑兒便倒了，他爬起來便往家裏跑，好像是說：「你打罷！我……告訴媽去！」把許多看熱鬧的人們都說得大笑了。

黑兒跟他媳婦在田裏打架，每月總有一兩回，每回總是他吃虧，頭上常帶有一條一條的傷痕。有的人說黑兒死無用，連老婆都打不過；有的人說黑兒真可憐，常常受女人罪；一般預言家則說：「他倆早遲是要離婚的。」

大約在黑兒結婚後一年光景，這位預言家不幸而言中了。她又跟同莊的一個「有婦之夫」結婚了。她很願意，因爲她雖然是做妾，但比做黑兒的妻來得強。黑兒也纔願意，因爲他可以少一個人的打罵。只有黑兒的父母內心藏着老年的悲哀！

家庭悲劇的主角

張攀格

阿蘭姊是我的遠房堂姊，今年三十一歲。生長在寧波一個小鎮裏，那裏的一切都還籠罩在封建色彩之下。她的祖上都很聰明能幹。她的父親是族裏的族長，年六十二歲，爲人和藹可親，做事精明而有見解，鎮上的人都敬愛他；可是他有一副怪脾氣，就是遇到甚麼事情，總得問長問短，知道了究竟才肯放心。她的母親賢明極了，又聰明又勤儉。聽說她出嫁時的繡花，極被讚許，是鎮上希有的傑作；家務處理得井井然，性極好勝，凡事都要勝過人家；爲了阿蘭姊，她不知流過多少次痛心的淚。阿蘭姊有二兄一弟，都已子女成行。她的大哥在家幫父親管理田地雜務。其餘二位在上海經商。

阿蘭姊的家庭是一個大家庭，聚居在祖上傳下來的老屋裏，家境還算富裕，

全家共有二十來人。在這樣一個大家庭裏，難免不發生糾紛。孩子們嬉戲爭吵，自然是常有的事。可是在這個家庭裏，阿蘭姊成爲悲劇的主角了。母親總是愛兒女的。譬如阿蘭姊惹了甚麼禍，母親總免不了要替她辯護一下。嫂嫂弟媳們呢，對於這位癡呆的姑娘，相處日久，總有些討厭。這樣一來，更引起了互相憎惡之心。於是家庭間樹下了隔膜。

阿蘭姊的身材高大，面色紅潤，看上去身體倒很康健。可是她的一舉一動總脫不了獸相。眼睛遲鈍無光，說起話來，用力提着嗓子，聲音含糊得好像舌頭挺硬不能轉動似的。走路笨重得很，容易跌交，在黑暗中或道路不平的地方行走，則東碰西撞如酒醉後一般。她穿着長衫似的大褂，頭髮是剃光的，因爲她自己不會處理，亂髮披肩，不如全剃了來得乾淨。反正她又不懂要美觀，所以她的外貌和男子一模一樣。

她常愛逗孩子們玩，可是孩子們都怕她，不敢與她親近。有的見了她就驚慌

啼哭起來。這些她是不管的。她若要那一位孩子做甚麼玩意兒，就使這孩子哭了。她還是叫他做的；逃走了總會追上去，於是孩子們都躲避她。與其她頑皮，還不如說她無知來得真確。她不知甚麼是危險，她不知怎樣對付環境。她更不知如何顧利人情世故。有一次，晚吃了幾個紅頭蒼蠅。她會捉着毒蟲在手裏玩弄。她的班子好像無底似的，每頓吃飯的時候，怕母必得管着她；要不然，她會老吃下去。有一次，因為無人照管，她連吃了七碗，過後患了一個多月的病。她收集許多香烟牌子；到人家作客，就在人家抽屜中櫃子裏亂找，到處問人要。給了她，她很高興，不給她，她也不會怎樣懊喪。

據說她幼年時，並沒有現在那樣癡。只是蠢得很，不討人歡喜，事事落後。八歲時上學，讀了兩年書，總是考末名，留級，跟不上人家。她的父母看她沒出息，也就不叫她再讀書了。可是她越長越顯得呆了，真是「長人不長心」。她的智慧的發展是停頓了。十九歲那年，她家人以為女大當嫁，也許結了婚，生活的

改變，能使她回復常態。於是憑着媒人，擇定了人家，商議聘禮金，訂下婚。到吉日，一切都很順利。等她上了花轎，坐路，戀性又發作了。她想起了香烟牌子，轎夫只好替她回家去拿。到了夫家，又不肯行禮，硬要回家去。男家發見新娘是癡子，遂解除婚約。從此以後，她沒有結婚過。

她的生活很孤寂，雖然家裏人很多，都不願與她接近，只有她的母親時時伴着她。提心吊胆地怕她闖禍，發生危險。她沒有憂愁悲痛的事情。我從沒有看見她煩悶過。有時也會發脾氣，打人；可是却永遠是那麼天真。無論人家怎樣討厭她，憎恨她，她也毫不關懷。習俗不能屈服她，人言不能威脅她。她堅持着自己的意志；她不受任何束縛；她自由極了。封建制度下的犧牲者，怎能不羨慕她，怎能不說她是個幸運兒呢！

一個廢物

沈師光

他是我的遠房親戚，最近因避難，跟着他底母親從老遠的故鄉跑而出而住到我
家來。他幾乎不能再被我們稱爲「兒」了，因爲他已是一個將近四十歲的成
人，他底行動舉止，使人覺得可憐，但有時也會使人感到討厭的。

他父母都十分健全，所以他這種病態，本一定是由遺傳而得來的。他底環境
並不壞，上有老母，下有妻女（女兒是領來的），從前是住在山水清秀的鄉間，
家庭是相當的富有，可是他壞就壞在這富有上。因爲他小時，本來就有些傻了，
而他母親還沒命的要他喫補，人參湯，銀耳啦！一切不適合小孩喫的補物，他
都喫遍了。於是，如今留下的是這麼一個廢物。

他雖是這麼大的年紀，甚麼都不會做，甚至連洗臉也還要他母親替他洗，洗

完了手，像小孩似的，把手伸過去，讓他母親替他擦。他的洗澡呢，這却是一個十六歲丫頭的事。他是沒有羞恥心的，因為他根本甚麼都不懂。他從來不開口，就是對他自己底母親也說不上三句話。同時別人的話，他也聽不懂；只有自己母親的話才能稍稍了解。

他走路的樣子真像蝦蟆。上海的房子是沒有門檻的，可是每次他要走進房間時，都非要把腳提得高高的不可，因為他很怕被絆倒。

他又會無所知的，怪傻樣的釘住人看。我有時在自己房間裏看書時，他也同樣的無緣無故的，跑到我的門口站住。就這麼站上半個鐘頭，不說話，不眨眼，像僵屍般的對你死命望着。真可怕極了，我簡直受不了這種死人似的眼光。但我不去理會他，他也終於走了。

他還有一種病，就是常常發羊癲瘋，隨時隨地他都可以像牛叫似的大呼一聲昏倒下，而倒下的樣子又極像羊，全個身體縮起來，尤其是那手指，就差不多縮

成像羊脚了。那種情形看了真叫人三夜可以不合眼。醒後，他會瘋狂似的把屋子裏的椅子拿起來，疊得高高的，於是再滿屋子的狂奔竄。甚至有時還要再跑到別人房門前大打大敲，你看他幹了這許多事情，總以為他是大叫大喊的吧！但是不，他始終是不開口的。他在這種瘋狂中，還是保持着他那傻樣的靜默。他永遠是一個四方形似的不響的東西。可憐很好，他在晚上發這種病時，白沫會不停的從口中流出，潤時還要把糞尿弄得滿床都是。真是使人無可奈何。

他還會偷東西喫，無論甚麼樣的食物，就是那麼油膩是肉也會把它偷了藏住口袋裏，慢慢的喫着。真是一個莫明其妙的人啊！

他是不能再被醫好了，因為爲他請醫生也請夠了。藥喫得越多越壞，毛病越發得厲害。如今沒有辦法了，只得讓他去，讓他永遠過着這種痛苦的生活，而等待着死亡的來臨。人們可憐他，爲他嗟嘆，可是天譴！他自己還不知道這是一種苦楚的悲慘的生活啊！

兩個可憐蟲

陳基雲

我們的村裏，癡巧有兩個低能兒。一個是生長在中產家庭內的女孩子，靠着父母的愛護，婢僕們的侍奉，既已先天不足，再加驕生慣養，使她底腦袋和手足從沒受到訓練的機會。她底雙足并不壞，但是等她會跑路時已經是十歲了。初學跑路的時分，是用足背行的，後來慢慢才矯正用足底。當她正在跑路時，若是有入跟在後邊，她必定讓人家先行，她這樣並不是拘守禮節，實在是怕給人家擠倒；她很喜歡吃飯，但吸煙比吃飯還要緊，因為她在很小的時候，忽然會吸起煙來，她底母親不但不加阻止，還稱讚她伶俐，會學到這本領，所以她長大後，視煙如命；她雖然有口喫的毛病，但很喜歡和人家談話，談幾個鐘頭也可以，若不會和誰相處得較久，是不會聽懂她在說甚麼的。她底母親把她和一個貧家子訂了婚，為的是想她底女兒有人繼承香火；又給那貧家子些錢，令他到外埠念書，豈知

他非但沒有得到甚麼學問，還染了一般執袴子的習氣，每年實在給他不少錢，後來他竟病死了。幸虧那時還未結婚，那低能兒一些也不懂得，整天只會吸煙、喫飯、睡覺。她底母親不願她到夫家那邊去，所以她仍然留在家裏。後來她底母親死了，她當然有些捨不得。有時睡到半夜，連呼幾聲母親，可見得她還懂得些孝道呢！

另外一個低能兒，她生長在貧窮的家境裏，幾乎每天兩餐都不繼，可說窮苦極了，到八歲時，她底母親把她賣給一位富家的老太婆做婢子。她的耳並不聾，但是不大懂人家說話，慢慢的講才懂。她願意工作的時候，會自動的去工作。假如她偷懶的話，她底主人並不肯放過她，嚴厲地去監視，罵她她不大懂，那老太婆有時用狠毒的手段，用火來炙她底嘴，真是可憐啊！還時限制她喫飯，每天只准喫兩餐，因為營養不足的緣故，她底身體不很強壯。後來跟主人避亂到香港；那老太婆病死了，她當然覺得很快樂，這時沒人限制她喫飯，儘管放量喫

狀

供

，每天差不多喫一升多米，不獨沒有生病，而且強壯起來，但跑路不大穩定，所以常會跌倒。誰有人一罪了她，她便放聲大哭，哭個不休。無論用甚麼方法，也不能使她止住，除非人們手裏拿着警笛，因為她怕被人捉去。她手裏拿物件，總是微顫着。像偷兒一般，後來她底少主把她給鄉人作煮養媳，此後她的工作比從前還多，挑水燒飯等事都要做，有些怠慢，就要挨打。她底命運真壞！他喫飯不像從前那麼多了，身體漸漸消瘦下去，不多時就死了。她的死實在消除了她的痛苦，等於安樂地長睡下去。我想她必定覺得有生以來從未享受過這種愉快吧！

此
页
空
白

第六輯

我的人生觀

病中的覺悟

蔭槐

病中，淡然漠然地度過了些漫長的歲月，好像走不盡的沙漠，無邊無涯的大海……

似乎已和塵世離開了千萬里；看不見偽善者虛詐的假面具，聽不見只動動面皮的笑聲……寧靜——可不是寂寞。因為，這沙漠裏雖然沒有戴着人面，醜態百出的禽獸，却有些誠實可親的小花朵，天真地在風中搖擺着，迎着人微笑。怪可愛的，你敢是遇到過人間？

我們心中亮了些。雖然喫的還依舊是跟以前一般的黃浦江中的黃泥水，可不知怎的，心中却比前清澈冷靜了許多。

濛濛的細雨，發了狂似的風颯，秋空裏悠悠飄浮着的白雲，早晨漸漸亮起來

狀

供

的曙光：平常不怎麼注意的，現在都一齊成了我的朋友。尤其是夜晚，沒有雲的
 天上，滿天的亮晶晶的星星，友善地在一片望不斷的蔚藍色中，向我睜着眼。這
 萬千個閃爍着小眼睛，裏面隱藏着的是甚麼呢？難道就是 Nature here（自然
 界）給予人類的啓迪嗎？

×

×

×

人生是甚麼？李白說『浮生若夢』。莎士比亞像會說過『世界是個舞台』，
 那麼人生該是在演複雜錯綜的獨幕劇了？也有人說人生是一段最艱苦的崎嶇的旅
 途；更有人說人生是爲了享樂。到底是甚麼呢？

我只知道它偶然，渺小，短促，和飄忽。

它偶然，偶然得有如飄浮在春風中的一粒花籽。沒有人知道這個小瑰靈兒來
 自何處。風息了，她無意地墮入了泥中——『哇』的一聲，懵然地在不知不覺
 中出了母胎。人們說：『一個新生命產生了！』當她膏油焚乾，燭淚成灰，枯謝

了的最後一刹那，她去了，重回到不可知的王國裏去。人們於是又說：「死了！啊，又少了一個！」——就是這麼偶然的一回事。她來，並不是她願意；她去，也不是她的希望。無論生或死，不可強求，無能爲力。這是大海中一個微波，偶然濺起來的一點泡沫或浪花。

夜深了，天上出現了千千萬萬小螢火蟲般的星星，一暗一亮地放着微光。「每一個都是一個地球吧？」我這樣想，明知道那裏大約不會有人類的。地球在這無量數的星羣中，怕同沙灘上的一個貝殼那麼渺小吧？那麼人呢，人在這沙灘上的一個貝殼上，他的地位在那裏呢？我想不出——原來人這樣的渺小，假如戈壁是宇宙，恐怕人還不如一粒沙！

幼時讀依里特亞與奧特賽，常爲之神往久之；那些活躍紙上熱鬧轟烈的戰蹟，老縈迴在我幼稚的腦中。但是，那些爭奪城池馳騁戰車上的英雄，現在那裏去了。「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仰首看現在空中閃爍着的星光，怕沒有

一絲光線不是在數萬光年請放出的，而在今日方達我們的眼中。以星球的壽命論，動輒萬萬萬年。即以地球來說：從脫離太陽起，地殼逐漸冷卻，有大氣，有阿米巴，然後阿米巴進化，猴子變成人。人在有史後再一代，二代……以至五千餘年後的今日，才有我們。我們的生命，這短短幾十載的生命，算甚麼。這短促的人生，倘若和宇宙比起來，不用說朝生暮死的蜉蝣，怕連花上的朝露都不如！

近旁有個烟突，整天冒著烟。看它飄出來，有時一絲絲，有時一堆堆，忽而濃，忽而淡。後面擠着向前，前面的更推向前，忽而上升，忽而下沉，烏烏縷縷，直至散失在太空之中。在它出烟突至於幻滅，其間短短的一刻，變幻盡無窮的姿態，無限的曲折，不可捉摸。這浮烟難過是人生的影子麼？這樣飄忽。我不禁長長的透了一口氣。

人生就是這麼偶然，渺小，飄忽，短促；但人却是這樣的不自知。他忘了本，忘了人性，忘了世界之外還有宇宙，忘了生之外還有死……只是貪婪，自私

，不惜以任何手段（即使是危害人類的手段、甚至毀滅人類的手段）奪取同類應有的權利，不惜以最卑鄙的手段，裝偽善，欺壓詐，爭取虛名，爭取金錢，是爲了甚麼呢？

×

×

×

我們是甚麼？從橫的一面說；是現社會的一個生活着的細胞；縱的一面說；是人類的二十世紀時代的一個子孫。

社會是人類結合成的一個羣體，一個巨大的有機體；其目的是爲了要更適合人類的生存，保障人類的生存。人的一切仰給於社會，仰給於祖先之所賜。他一旦進了這個世界，他便開始享受這世界的一切（即使是思想）；他享受一切人的權利。「人能脫離社會而獨立嗎？」不用說，恰如細胞的不能脫離人體而獨生一樣。在這裏，人享受一切生之權利，也盡人的義務。雖然因天賦的不同，盡義務的能力有大小，其效率也有大小；但。無疑地，他們是同樣的一個人。同樣是人

類遺留下的一個子孫。可是，甚麼是人的義務，人的責任呢？

人，在偶然地遇到環境適宜而進化成人形之後，以他與他子孫的努力與掙扎（其間當然也有反動份子）即於成了地球上最優秀的生物。人類的前途，端賴乎人類自己的努力。我們既然降生人間，墮入了這現實的圈子，即使偶然得像一顆種籽長成二葉嫩芽般的偶然，也不能否認自己與人類、社會的關係。那末，無論怎樣渺小吧，我們是人類的子孫，現世界的一員。我們要繼續先人未完的改良環境的工作，並且希望人類永生，綿延至於無期。我們的生命愈是像花上的朝露般短促，人生便愈顯得可貴，愈會極力地努力。整部人類史便是無量數短促的人生積成的；文明便是這些瞬息逝去的刹那間人類努力的果實。人類的前途——現在與將來——端賴乎人類自己的努力。明乎此，我們怎能自私。我們應該努力於使人類的為更善良更有人性，更優秀更理想的生物；努力於創造更完美更適合人類生存的環境。否則，也至少應做現代——適合時代，不妨礙人類發展社會進化的

一個良好細胞，守住人性，做一個承受並傳遞人類的生命與文化的過渡者。

「發揮天稟的才賦，滿足正當的欲求，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表現。」先知告

人說我——不求名利，不計成敗，不問成就之大小。本人類互助合作的精神，為人類的前途努力。

看到「睜開了心眼」在視現實，則我們所住的世界，乃是不能住的悲慘世界

倘若時時意識着這悲慘，我們便到底不能生活了。於是我們就尋出了一條活

路，而以一笑了之：靠着嫣然的笑，在我們蕭條的人生途上，纔有一些溫情流

露出來，有似沙漠中的一小片綠洲，一朵野花。」和巴金的「不要戰抖，不要絕

望，不要害怕孤獨，把一切都放在信仰上面……不要因為達不到那目的地而悲

傷。不要把自己的命運看得太重，應該把牠連繫在個體的命運上，在人類的繁榮

裏看出你的前途來……要強健起來，勇敢起來，應該忍受一切苦難而存在，不要

讓苦痛埋葬了我……」我便不辨要幻想：一朵剛有了蓓蕾的雛菊，飄搖掙扎於暴風雨中。它永不作無謂的嘆息，它永不妥協屈服，它永遠含着微笑，迎向非之悲哀，明知在短促的一生的最後盡頭，是必然的凋謝，可是在未凋謝之前，已盡鞠它揮發它的芬芳的氣息了。

它深信：雖然目前的世界還很黑暗，並且現狀的瘋狂的 Totalitarianism (極端主義)，狹義的國家主義，領土野心和經濟紊亂給帶來更大的恐怖，但，這黑暗無疑地是黎明的前夕。所以她絕不逃避，絕不頹廢。大動亂時代的疾風，激流，只有把她煅煉得更堅韌，只要奮鬥，光明終在前面。

「這也真得是人生觀嗎？」我問——假使是，那麼讓我做那朵渺小的花吧。

爲文明而努力

張心

我未讀過哲學，但是我有自己的人生觀。現在且讓我慢慢道來。

我是由學校出來，跑到社會尙不久的一個青年。根據十幾年來的家庭生活，學校生活，和目前的社會生活所給我的感受，兼以自由的體悟，我覺得這世界只有機械的物質，而缺乏偉大的情感。

物質文明，在人類真是值得誇耀的。衣、食、住、行各方面，都給人盡量的方便。溫暖的衣裳，美味的飲食，舒適的房子，是不用說了。飛機出現後，能載人一天飛行幾千里，無線電發明後，可使一個消息在幾點鐘內傳遍全球。一籍偉人的演講，可使全人類同時傾聽，藉電視更可瞻仰演講者的豐采。懶出門的人可以臥在床上用電話招呼外邊的事……今後的新事物尙不斷地在藉科學之力產生

着。這還不是物質文明的高峯麼？

物質文明，本是爲着人類生活的便利。可是正因爲缺乏情感，人類計較物質太厲害了，成了物質占有和爭奪的現象。結果物質文明只是爲着少數人的便利。試看無量數的勞動者，有輕暖的衣服穿麼？牛奶、雞蛋、魚肝油、自來水，他們何曾嘗過一點？鴿籠式的房子，塞得水洩不通，舒適在那裏？他們有坐過飛機的嗎？有收音機和電話的嗎？……

這樣物質就產生了權力。慈善家獲得美名，是由於捐出一筆款項出來做賑濟。一般認爲這是了不得的義舉。他的錢怎樣得來，這筆款項佔他全部所有的幾分之幾？這是無人理會的。另一方面，乞丐爲求生存而請富人給個銅板，富人不顧，認在衣袋裏掏一個銅板是一件多麼麻繁的事。富人可以藉金錢之力，盡量享用物質；窮人則休想望其項背，他們連最低限度的生存都受到威脅哩。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在職業界，領袖臥着拿薪水，那是常見的事。一個職員病了告假，就得扣薪，或者因此而使老母妻子挨餓，但是那是你的晦氣，誰叫你生病？而且用與不用，也隨領袖的喜歡，隨時都有「包袱」的危險。

在學校，讀書是無錢不行的。一個學生即使有天才，如果沒有錢，也是被擯棄在學校門外的。就是「業」的學生，學校當局也不爲他打算出路，好像他是毫無關係的陌生人。前途怎樣，也只好自己暗中摸索了。

家庭，應該是情感最豐富的地方了。可憐也受了物質的限制。一個人要結婚，先得有經濟力，有時婚費同婚後的生活費，如果你是個富人，那麼愛你的人就，找伴侶是頂容易的事；窮人就好像很少人愛了，夫婦反目的事，很多是爲物質而產生的。又用子女，也是如此。許多人都不要歡養父母，如果是兩兄弟，哥哥就想雙親住在弟弟的家裏，弟弟也想哥哥代他照顧爸爸和媽媽。骨肉相聚尚且不喜歡，情感在那裏？

因此，世上不知有多少的殘忍、痛苦和悲哀。無怪一個初到社會的青年，要受長輩囑咐一些「世態炎涼」、「人情冷暖」的話了。現實社會的冷酷無情，真使我無法抱阿米契斯在夢的教育的那種看法。我並且疑心現在人類的情感較原始社會更進步。例如在原始社會，一家人同住在一個山洞裏，或是一顆樹上。共享所得，同禦風雨，可想見其融融之樂，和濃厚的情感。現在的人則各立門戶，就是同伴在一間屋子裏，也要隔斷一個房子分住，亦可想見其情感的隔膜。有些家庭常因小事鬧意見，或罵或打，那就更見不到情感的影子了。我相信原始人決不會有自己打自己的事。

所以，物質進化了，文明了；情感則毫未進化，全不文明，而且給物質操縱了。這不是物質的罪惡，因為物質的本身是死的。是隨人駕馭的；可惜人類不知開發自己偉大的情感，使它文明，不知去支配物質罷了。

在情感文明的世界裏，人類應該是親切的，互愛的。每個人都關心別人，關

心大衆。將別人與大衆的痛苦看作有如自己的痛苦，努力幫助別人解決困難，人盡他的能力去勞動，生產，人人都得到豐富的收穫，生活上沒有一點欠缺的東西，同時能生產的幫助不能生產的，生產多的幫助生產少的；能這樣達到物質平均的境地，才是物質文明的最高價值啊。因此，談改革現狀，改革社會制度，先要革心。排除自私心，爲大衆着想。社會本是整個的爲謀人類的福利而存在的，殘忍、痛苦和悲哀的存在實是人類本身的恥辱。所以培養豐富的情感，我覺得是人類當前最大的任務。

社會的現象是這樣，當前的任務又是那樣，於是便可歸結到我的人生觀了。

人是靠社會生活的。有生一日，便不能把自己和社會隔開，所以應該對準當前的任務，貢獻自己的心力和勞力，以促進任務的完成。固然一種改革需要長時間的努力，而個人的力量有限。但個人是社會整體中的一部分，他在那個時刻需要獻的，對機體負着相當的責任的。所以不問收穫怎樣，我活着一天，就要動

，爲這責任而努力，我將體會自己的工作，一息不懈地去做。人生的價值，就在看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盡其心力幹去，幹一天就不辜負一天的生命，而做人的安慰與快樂，也便在其中。

我的人生觀就是如此。



A541 212 0012 1346B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第一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西風社徵文

當選第一集

供狀

每冊定價國幣陸元

外埠酌加運匯費

編輯者 西風社

發行人 黃嘉音

出版者 桂林西風社

桂林太平路廿一號
成都祠堂街

西北代理 四達書局

成都分銷處 新智書店

祠堂街三十一號

四川省圖書館 雜誌審查處 審查證圖字一八三號

己
書
封
子



50.00

上海舊書店

無數
每份0.40

8.50